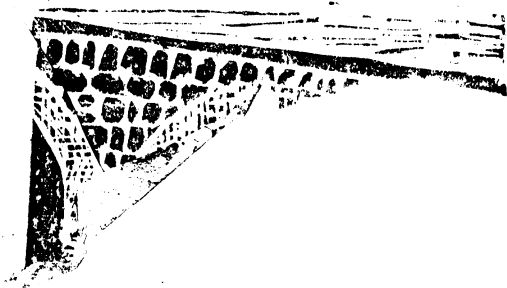


露西亞之戀

卜 甯 著



卜甯著

露

西

亞



夜星文藝叢書

夜星文藝叢書總序

王志光

在目前的物質條件下，來從事文藝工作，正像在荊棘叢中找路，即使不弄得頭破血流，也要大倒其霉的。然而，正如泉水，人性究竟是要向外流的，這現象一日存在，就證明文藝一日有存在的價值，而從事文藝出版工作的人，即使冒着頭破血流的危險，也要鼓着勇氣幹下去的。夜星文藝叢書的發刊，動機在此。

目前文藝出版界的最壞的現象是：創作太粗糙濫造，新人太少。前一點是由於一些文藝工作者的率爾操觚，創作態度不夠嚴肅。後一點則由於一些文藝編輯者太不負責，太崇拜名人偶像。因此，市面上儘管堆着一批又一批的文藝書籍，並且覺得駭人，但讀者買回去後，究竟能否得到一點好處，那是風馬牛不相關的。

爲了糾正上述兩種壞現象，我們：一些愛好文藝的年青人，便發刊了夜星文藝叢書。我們願在印一些創作態度比較嚴肅的新人的著品。這些新人雖然沒有燦爛的名字，但作品裏有的是生氣，有的是情感，且預示着無限希望的將來。只要稍加以扶助，他們便會像曠野上的青樺樹似地茁長起來的。

我們全是年青人，力薄太單薄，經驗太貧乏，我們所有的只是一股勇氣。藉着這一點勇氣，我們企圖爲明日的中國發一點光，盡一點力。希望文藝界的朋友們，特別是年青詩人們，給予我們以幫助。我們需要你們的手！

目錄

日耳曼的憂鬱	一
海邊的故事	二八
古城篇	四五
鞭屍	六二
騎士的哀怨	七六
露西亞之戀	一〇七
後記	一四二

日耳曼的憂鬱

馬蹄聲踏破殘冬午後的岑寂：漣漣，滴達，滴達……

在藍色的天穹下，在金色的陽光下，我的白馬緊隨着W的棕色馬，攀爬 三湖陡峻的石級；馬夫惴惴的跟在後面，不時揮舞着柳枝編成的短馬鞭，嘴裏喚着：「兜呂，兜呂……」

水成岩的石坡像一條被斬成數十段的碩長蜈蚣，不連貫的蜿蜒在山間，到處橫陳着牠的僵硬的屍身。我們的馬就在這些冷靜而醜陋的屍身上踐踏着，跳動着，氣味咻的，汗水一珠一大粒一大粒的從眼罩內落下來，從頸項上滲出來，遍身蒸騰起一股微腥的熱氣與汗味。

爲了省力，牠們不自覺的應用着物理學上的加利洛定理，以因電形向前曲折邁進，那種

苦苦掙扎的姿態，令我聯想起但丁煉獄裏永恆推巨石上山的鬼靈。爲要克服石級的險峻，牠們不時抬起前蹄，豎直身子，幾乎像巨人似地站起來；這當兒，我總只有牢記住馬夫的話，緊揪着騾的馬尾，身子向前傾探着。

時節是舊曆歲尾，山間毫無窮冬瑟寒之氣，蒼黃的灰土中，照例流出盆地應有的濃暖濃霧，即使現在陽光滿地，羣山的峯巔上，也還披着薄薄的淡藍霧帶。在我們的前面及兩邊：青障一扇扇簇擁着，像一座座中世紀戈特式的建築，高傲的聳入無際，又迤邐不絕。越過幾百重石級，我們的馬終於向左轉到一條坎坷的黃土大道上，道右是蒼鬱的林木，裊裊着大野植物所特有的慄悍之氣，一株株常綠喬木似要衝破藍天，幾棵老榕樹身上，交纏着蟒蛇般的枯藤，顯現出原始性的猜惡。道右，峯巒海似地伸展到大江之濱。江那邊，是繚繞着藍色煙霧的山城。

兩匹馬悠悠的馳在陽光裏，馬蹄聲乾悶而急速的響着。我在馬上呼吸到一個死在驚人

院的德國哲學家在意大利高山上所呼籲的「蒼天的寂寞」與「山岳的空氣」。

風從天上來。風從山中來。風從林間來。風從江上來。……：

風玩弄着棕色的馬鬃，白色的馬鬃，與我們的頭髮。我的沒拴鈕扣的夾大衣被吹開了，左襟在風中左右上下翻舞着，我伸手去收攏時，一張摺成長方形的報紙從口袋裏滾出來。沒待我跳下馬，馬夫已從地上拾起來遞給我。我下意識的打開這張本市僅有的小型日報，還是一星期前特別留在袋中的；在它的第三版本市欄的下角，在黃黃的嘉洛紙上，刊着我用紅鉛筆特別框起來的一條新聞。這條新聞，我閉上眼幾乎也能背誦出來：

【本報特訊】德人培爾，為德國某大鋼鐵廠駐遠東總代表，常住上海香港，於去年八月歐戰爆發後，始來此間，寄居南岸前德籍名醫馬爾之舊宅。隨行有一德籍馳名傅利耶。平日培氏深居簡出，生活頗為簡單，除披讀一二份西報及海運社電稿外，似少預聞外事。與其往還者僅其祕書及一二友人而已。本月二十五日晚，傅利耶忽接該國總廠來電，謂總大班在德暴斃，當即惶惶赴南岸報告培氏，談約

半小時，始辭出返城。兩小時後，有人即開培氏房中槍聲一響，蓋已自戕，彈從胸部貫出，當即斃命，聞培氏年四十六歲，爲旅華德僑中最負聲譽及雄於資者，其夫人於二十七年病故於滬，膝下子女均無。培氏去歲來此間後，曾有一女友與其同居，該女子風流浪漫，聞其在培氏處所獲之報酬，月達港幣一千元，今培氏突然自戕，聞祕書傅利耶已電德國總廠報告一切矣。

我把報紙仍塞在口袋內。數不清是第多少次的，這條迷霧樣的新聞，又瀰漫在我的腦海裏。

對於曠時人民，這條黑色消息，並不比一般社會聞更難聽些。一個希特拉的臣民用白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一生——這在日光下面，與綠色的樹葉或青色的野花是一樣的平凡。戰神的紅翼從波羅的海掠到太平洋西岸，平均起來，每分鐘總有幾條無辜的生命投入死神懷抱裏，一個人站在墳墓外面或躺在墳墓裏面，能有多少分別？

然而，一個擁有三百多萬遺產的人，在西方人最想出人頭地的年齡，竟舉起手槍對準

自己的耳心……」至少，死者是不受貧窮威脅的。」我想。

但是，事情竟有這麼湊巧，就在這條新聞刊出的前一天，友人W，（嚴格說來，是我的前輩，）已把培爾先生的死耗告訴我，並請求我以若干中國人的名義，寫一封英文信給暫時保管培爾遺產的德大使館某高級職員，信中建議把這筆遺產捐助中國，好救濟被難的婦孺兒童。我對於這公正的請求，毫不躊躇的接受了，並拍了個新聞電給香港××報。第二天，在本市報上見到這條新聞後，我更站在新聞記者的立場，向W提出一個反請求：請他介紹我去見一次傅利耶先生，——他們是多年的朋友，而這封英文信據說，其實就是傅建議寫的。

W 接受了我的請求，直到今天才踐約。

在一幢杏紅洋樓前面，我們跳下馬，邁上白石台階。

樓座落在僻靜的山坳裏，影子是孤獨的，像一個落荒的古羅馬甲士，挺拔的姿態中透出濃厚的陰鬱。樓的四周是草地，被芟草機剪得整整齊齊，平滑得如一付剛被理髮師刮得光禿的面頰，在這龐大而頰的邊緣上，裝飾着塔形的馬尾松。樓牆是淡赭色，牆面的三合土呈出坎坷的鋸齒狀，相同畫的毛邊一樣，是站在藝術化的立場設計的。樓頂用鮮明的油彩描繪出巨幅的國社黨卍字旗，在陽光下面閃爍着豔麗的空襲保護色。

揷電鈴不久，大門「呀」然洞開，一個快踏上中年邊緣的中國僕歐站在我們前面，他有一雙愛從眼角睨人的眼珠子，面孔如皮球，頭髮賊亮，老朋友似地招呼着W：

「W先生，好幾天沒見了。是找傅利耶先生嗎？」

W和他寒暄了幾句，逕領我到客廳裏。我望着消失在門外的僕歐的肥胖背影，正想說什麼，W似已窺透我全付心思，笑着道：

「這就是我先前向你提過的柳某，培爾先生唯一的老僕！」

的腦海裏不禁飄刺的飄浮起W所說的軼事；哦，就是這位西裝比我們還「挺」的角色。傅培爾每天的伙食費開銷到一百元以外，洋酒還不算在內！

客廳有着寬大的白色玻璃窗，山岳空氣不斷從窗外幽幽流進來，夾着林葉的清新氣息。四壁與木器全是奶白色，有一派病院的柔靜情調。

一個禿頂的西方人走進來，個子不魁梧，全身却瀰漫着無限精力，兩眼眩耀着綠烟烟的光芒。

「這就是傅利耶先生。」W站起來爲我們介紹：「這是P先生，香港××報駐滬記者，對培爾先生的死非常關心，想和你談談。」

傅利耶與我們熱烈的握了手，請我們坐下，從圓檯上香煙聽裏取出三支May Blossom，按鈴要僕人帶茶來。

用火柴點燃上烟捲，傅利耶坐在我們旁邊的白色沙發上，帶着哲學家沉思冥想的神情，狂吸了兩口煙，又悠悠吐出寶藍色的煙絲。突然，他的視線射在我的臉上：

「你不是想知道一點培爾先生自殺的情形！」他用不太流利的中國話問我。
我用近乎外交場合的辭令婉婉的說明：除他所提出的一點外，我還希望知道培爾先生的死因。

他沉吟了下，臉上呈出傷感的蒼白色，接着，用欣喜的聲音向W道：

「那封英文信寫得很好，很好。我已經轉到大使館去了。」

「信就是他寫的。」W用大姆指頭指指我，臉却向着傅利耶。

傅利耶有點興奮起來：

「你可以說英文？」

「稍微能說一點。」我用英語回答。

「德文呢？」

「可以看著，但不能說。」

他笑了笑，開始用英語和我們會談。

「中國是個好地方！」傅利耶吸了口煙：「我和W先生談過：如果歐戰再繼續兩年，我非入中國籍不可。你知道那個英國人馬彬和嗎？他前幾天已正式歸化中國了。」

「他的中文寫得怪好的。——我讀過這個英國人用漢文寫的小品。」

「是的，他在英國就讀中國古書了。可是，我寧願讀現代的，一個廿世紀的人幹嗎往古墳裏鑽呢？」

當我們的話題搭上培爾的自殺時，W突然插進來：

「我最近在外面聽到這麼一個傳說：說是培爾先生自殺時，他床上躺着個賣笑的姑娘……這或許不可靠吧。」

傅利耶嘴邊輕輕溜出一個Zohsense，連連搖頭：

「絕不可靠，絕不可靠，我敢以人格保證。」他狠狠把煙蒂頭扔在痰盂裏：「培爾先生在這兒，曾與一個中國女人同居過，就是報上說過的那個。但是，兩個月以前，因為間諜嫌疑，她被中國當局驅逐出境，現在還住在香港哪！」

爲了要我們明瞭一切，他邀我們上樓，到培爾結束自己生命的地方去看看。

X

X

X

X

X

「他就是在這間房裏自殺的。」

我們順着傅利耶的手，向四週作了個簡短的巡禮。這是一個華麗而寬敞的寢室，常用植物油擦的地板，晶亮得像一面猩紅鏡子，揮發着微微刺鼻的植物油氣味，正中鋪了一方藍色地毯，上面繡着金色的金雀花。髹漆成藍白二色的壁上，懸着一幅一尺四寸的半身像片，嵌在金色鏡框中的是一個瘦削的中年人，一雙陰鬱的眼睛正在矚視我們，我猜想他就是死者。

我瞧了瞧輝煌的鏡櫥，雅緻的沙發，突然向傅利耶道：

「請容許我提出一個冒昧的問題；培爾先生確實是自殺，不是被殺麼？」

「一個……」，毫無疑問。是自殺，是自殺……」他……踏的問答我，視線落在屋
角細木沙……」那一晚，整個屋子除培爾先生外，只有僕人，睡在樓下。九點
多鐘，……上有一聲「砰」，還以為是花瓶落地……沒往細追究。第二大近午
，……沒下樓，有點詫異，去輕輕推開門，才……培爾先生上身匍到床上，褲
單上……：……如果是謀殺，當時進有一番騷動，人在樓下不會不聽見。……再說要
是謀殺，絕不會那麼巧：鎗子會剛剛差太陽穴那兒打進去，死者也一定會向後倒在地上。
上，……往回匍到床上，往前匍，正……明死者在自殺前，有準備的。以我的揣測，培爾
先生事先……跪在地上，上身向床沿傾探，右手把鎗口……陽穴，鎗發後，他正齊匍
到床上。」

「可以，這連遺囑也沒有，一行呵！」W 嘟囔着。

「……」他這次自殺是一種感情衝動哪。……那回答着，向壁上像片裂了
一瞥。又轉向我旁邊的德國人：「培爾先生聽見總大班……不幸消息後，當時有什麼表……」

？

他當時很悲傷，說他的好友都完了，活着沒有什麼意思。……據他說，他一生只有三個好友：總大班，他的前妻，與我。……」

「培爾先生的夫人不是早死了嗎？」

「是的，培爾先生孀居一年多了。」

窗外陽光比先前黯淡了一點，室內略略籠罩了一層陰影，壁上培爾的眼睛越添越陰鬱的凝視着我們，這時我們都坐在沙發上。這雙陰鬱的眼睛似乎在逐漸放大，放大，放大的兩座無底的黑暗深淵，深得令人心悸，我連忙移過視線，彷彿自己會墜入深淵般的。風從窗外溜進來，說不出為什麼有點冷。天空掠過幾片暗雲，亮着令人沉悶的光輝。但更令我沉悶的却是心頭這片暗雲！呀，一個有着三百萬財產的中年人，竟會因一個小衝動，而用手鎗對準自己的太陽穴……

「培爾夫人，上回聽你說，好像是猶太人！是不是？」W閔傅利耶。

「什麼？培爾夫人是猶太人？」我像在黑暗的巖穴中瞥見一線金光，不待答覆，就急急重覆了一句。

「是的，她是個美麗的猶太女人。」

「她們的感情好嗎？」我是說培爾先生與夫人。」

「他們的感情好極了。」

「……培爾夫人是不是病死的？」我的手微微抖顫，在迫切的等待着對方答案。

傅利耶用右手食指敲敲額額，躊躇了一下，徐徐答道：

「不是病死的。……」

我興奮得幾乎跳起來：

「什麼？不是病死的？你可以告訴我：她是怎麼死的？」

傅利耶嘆了口氣，憂鬱的道：

「事情早已過去了，我對你沒有隱瞞的必要：培爾夫人也是自殺死的。」沒待我發問

他又種……「不過，那時他們在上海；我……」
却不過幾。……學生也很不願談到此事。這對於……苦。……這兩年……
無論是在上海，……在此地，他的生活都頗唐樣。』

聽完他……我的心頭湧起一股狂……渴望。我走到……面前，用暗色把W召過來
，低低……

W回到……旁邊，閑談了幾句，突然很鄭重而……道。

「傅……先生，我有一件事請求你……我想看看培……的日記，可以嗎？」

……間的……沉思了一下，躊躇的道：

「……，抱……，……恐怕不能夠。」對W……滿是笑容的面孔看了一眼，解釋道：

「你和我相識三年，你知道我的思想……我曾經住……，波希特拉趕出德國，我對
於第三帝國就不知是多麼憎恨……但是，站在公司立場……培爾先生職務上所担任的
事情，不能不保守一部份秘密，這一點得請……原諒！」

我從這山走過，用極謙虛的聲音對傅利耶道：

「請放過我，我對於公司貿易方面的情形，絲頭不成，更難對總機幕望，更難不關於此。我們只願知道培爾夫夫自殺前後幾天的情緒，以及增爾知生來此世界的生活情形。我們好尋求他獨自自殺原因，這與你的反精神的人生觀，是毫不相干的。再請一過；我們絕不想探聽爭奪經濟方面的來往情形，我們絕不。這一點你可以信任W先生。」

傅利耶道：「這想來可憐，下台很爽快，這道，」

「好，這道這肥，我把你們所要求的一部分抄了寄給W先生，好不好？」

我們表示了由衷的感謝。不久便告辭出來。

漸漸的陰霾天空瀟灑出微漠的曙光。

傅利耶並沒有爽約。一星期後，我在W那兒見到一捲德文稿子，是用打字機打成的培爾日記斷片，正是我所需要的兩部分。遺憾的是，日記內容太零亂，像一串斷了線的念珠，不知道培爾先生當時的心境本是如此，還是因某種關係，有意讓牠如此。我現在這裏面較重要的兩分，勉強翻譯在下面：

(一)
一九三八年*月十二日

謝謝上帝，一切應該去的，終於過去了。當她答應與我協議離婚了。

她答應了！她答應了！

不知道，她最後不得已答應時，眼淚是怎樣熱烈的滾滾往下流，一滴一滴的，一滴一滴的，打溼了兩頰。打溼了衣襟。她那雙被淚水洗滌得發紅的眼睛，陰慘慘的在我四周燭射着。啊！悲傷的眼睛，失望的眼睛，不幸的眼睛！她的全身顫慄如樹葉，雙肩不暇抽搐，聲音抖顫得令人心跳，就像風吹過的海面上的月光。

「愛的，我們就這麼分手嗎……在十二年的結婚後？」

她的雙眼流了太多的淚，紅得像蛇舌，濺出可怕的光焰，又像瀕死的太陽所發出的最後的紅光，……似乎這是她最後的掙扎，最後的呼籲。

她的聲音與眼睛令人心碎。我怕她的聲音與眼睛。我的血液急速的奔流。我幾乎想衝過去，用最響亮最親切的聲音對她道：

「不，不，我們將永遠在一起，永遠在一起。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分開我們，……」
但是我沒有這麼做。我只極鎮靜的道：

「是的，我們必須分手，爲我，也爲你。……你還年青，你可以嫁給一個比我更有希望的人，我這輩子是完了。」

我嘴裏這麼說，心裏却大聲罵自己：「你這無恥的騙子，你這無恥的魔鬼，你所說的完全是無恥的欺騙！無恥的謊語！……」

出我意料的，黛瑞聽見這些，竟噤默了，她用手絹默默拭擦淚水，臉色異常蒼白。

「好吧。我接受你的一切意見。所有離婚手續，請你辦好，我一定簽字。……我這幾天太疲憊，我需要休息……」

她沒有吻我，匆匆回到自己的房裏，連晚飯也沒有吃。我怕她真有精神病。但我不敢去看她，我怕我會軟弱下來。我是在與一個怎樣兇猛的敵人——感情，作戰呵！

然而，我又多麼殘忍！我難道不愛他麼？十二年來，我們一直是熱烈的相愛着；我們每天在度着蜜月。我是多麼瘋狂的戀着她呵！就是現在，我抖顫的握着這枝筆時，心還不斷在她身邊飛，飛，像一隻白鴿，一隻乳燕。

可是希特拉！希特拉！

我與她之間橫着希特拉，希特拉的黨，希特拉的政策。這個獨裁者，要我選擇：一邊是金錢，名聲，地位，無限的黃金前程，一邊是一個不幸的猶太女人，永恆的深淵，無邊的黑暗。

我是德國最大的公司駐遠東的總裁，我是德國經濟勢力在遠東的代言人，一個高貴

的日耳曼的家族，應該保持着高貴的日耳曼的純粹血統。我的家庭裏不能滲雜着猶太血。就是這幾天，無數的雜有猶太血液德國家庭裏，正演着人世間最慘的悲劇，出現着最醜惡的屠殺。這是納粹執政後最大一次的舞臺，希特勒要把猶太人一掃打盡！

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有甚麼辯護的主命！然而，我這懦夫，我這懦夫，我這懦夫！

同月十三日

現在是深夜，時鐘已過兩點，窗外雨聲在嗚咽，悲慘的嗚咽！我不能睡。我得寫。我得寫。我得寫。

是的是的，我必得寫，要不，我沒法活，我沒法活！

然而，筆寫的有什麼用？我應該用酸淚寫，用鮮血寫。我應該哭，我應該把自己所有的血獻給黛瑞作祭禮。但是，我現在已沒有淚，我的血也流盡了。

黛瑞離我而去了，永遠離我而去了，永遠離我而去了。我的血也流盡了，我的鮮花般的生靈也永遠消逝了。

美麗的青春，美麗的死亡，殭痛的却是那瓶安眠藥，殭痛的更是人關。

她死得很靜，很斯文。她似乎怕任何人的騷擾。她靜靜的睡着，面孔是那麼安詳，那麼柔和，我不信死神已擁抱了她。可是，她的藍色脈管已經停止跳動了。

「我去了，愛的，我的肉體將交給時間，靈魂却永遠托付給你，在生前，在死後。可是，我對於納粹政府的憎恨，却永遠帶進坟墓。我永遠詛咒着慘無人道的排猶。……但我恨你。」

紙條上的短短遺言現在還在我耳邊大聲響着，像最悽涼的音樂，最悲慘的哭聲。我永遠不能忘記，不能忘記！

世界是這麼廣大，却容不下這條綺麗的生命，多可憎的世界！但更可惜的是我自己！我是兇手，我是謀殺者，我是劍子手……殺她的不是別人，是我，是我，我再說一千遍——真運：是我，是我，……

天，多可怕，一個人就這樣歸天了，不再起來了……

十二年的愛，十二年的回憶，十二年的夢，都盡了，去了。
啊，你窗外的雨，你爲什麼老是這樣哭泣？悽慘的哭泣？停住吧！停住吧！我求你！
啊，我不能睡，不能睡，

只

一九三九年九月

我一向認叔本華是德國文化的叛賊，但現在，我才知道這個叛賊的偉大。他對於德國民族性的觀察，深刻得沒有第二個人能超過。他因意志衝動的盲目而悲觀，正是德國文化另一方面的實質。

我試走尼采的路，但尼采生前又是怎樣受虐待啊！

只

只

啊，我只想靜靜睡在草地上，傾聽時光擁過過去。

我是一個過重的負軛。我羨慕叔本華所稱道的涅槃境界。

美麗的背

她死得……

那來。既……的人對我不滿意……什麼事都不問，整日花天

「我去了，……人之間想了解，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我只有沉默。」

是，我對於……

了兩個多星期，生活仍單調如沙漠，我對於她只有怨，沒有愛。她是中國

人地 那種東方人的神態……

……

整日陪伴我的與寂寞的寂寞。一千種一萬種的寂寞。我不願人來，也不願看見人。我

只願沉浸在酒精裏了酒，酒，酒，……

也許有一天我會發酒瘋而死的，但這些我管不了。

……

……

聽傅利耶說，近來有不少日本女間諜扮成中國女人，混入內地。但××明明是中國人，她在此地小居有好幾年了。

十一月×日××

托人多方設法，××終於被保釋出來，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她必須離開內地。

我拿了五千元，要她到香港去，允許以後按月給她一港幣。

十一月×日

我多恨那××一道赴香港呵！但這是英國屬地，歐戰開始後，我已沒有資格去了。我也沒法返祖國。我只有永遠流落在中國。可是，傅利耶說，因為××的關係，中國當局對我也很留意。我的名字已被寫在×××的「調查表」上了。

在內地住了十幾年，難道還不了解我嗎？

十一月×日

幽咽，比秋天的虫鳴還悲傷。想起去年，那個可怕的雨夜，我的淚水不禁

流在臉上，沒法入睡。狂飲了一瓶白蘭地。心兒不斷猛烈的跳，沒法入睡。

呵，黛瑞，黛瑞，你去了，可是我也早完了。在憂傷中的生活比地獄還可怕。我想掙扎，可是你那雙鬱鬱含愁的眼睛却令我低頭，我沒法挺起身子。我的生活早成爲脫了軌道的流星，輕悠悠的流蕩着，流蕩着，直到整個殞滅。

十一月×日

夜，夜，又是夜！

夜深沉得可怕。我似乎聽見夜的可怕的聲音。對於孤獨的人，夜是怎樣一種殘酷的折磨！特別是我這麼一個犯罪的人！

啊，我的血腥的手，黛瑞的血腥的屍身，……

我願長夜不眠，諦聽夜的可怕的靜寂。呵，鐘又響了，可怕的響聲。

夜，夜，暗的夜，永遠是暗的夜，……

十二月×日

今天接到妹妹來電，說妹夫里德因爲公認爲一個猶太人辯護，已被抓到集中營裏。她要我設法，但我有什麼法子？如果我有她所想像的那麼大的能力，我也不致在一年前殺害自己的妻子了。

她的電報是從荷蘭拍來的。德國現在已因戰爭而瘋狂了。

啞，排猶！排猶……！

尼采在世時，曾用全力打擊耶穌，尼采的子孫自然也應該儘量虐待並殺戮耶穌的子孫……哈，哈，哈，……

十二月×日

我病了，唯一的藥劑是酒，一個犯人的生活就應該是酒徒的生活。傅利耶來勸我，我狂笑着對他道：「你在世界上先多觀察幾年，再來了解我。」

十二月×日

我近來常想到死，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牠了。

我應去一個世界找黛瑞去，但這個世界也還有一個最後的知己：總大班！我今日的地位何等低，非他一手賜予的。他不知道我的心境不好，近來常來電女慰我：勸我多多往廟看青天。我對謝他的好意，但恐怕做不來。

十二月×日
死並不可怕，我個想嘗試，可是，一個人爲什麼一生只有一次嘗試的機會呢？

一九四〇年一月×日

昨天開報，歐洲西線的戰事又吃緊了，心中不斷思念祖國。
月×日

酒，酒，酒，……

酒是世界上最高貴的液體！

可是，不知道我還能喝幾天酒呢？

唉，心是這麼亂！

日記到這裏是結束了，關於裏面的內容，我不想說什麼，可是，我却沒法抑制自己的古怪的感想，就是：有許多地方，那個落着卓別林式的小鬍子的日耳曼英雄，爲什麼不學學神祕的中國人呢？

我們這個時代顯然是一個複雜怪奇的時代，一個謎的時代。千千萬萬人在解謎，千千萬萬人在排除矛盾，但只有當代一個最偉大的英國預言家說得最中肯：西方已經開始凋萎了，人們應該把視線射到古老的東方來！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寫畢）

海邊的故事

我們又來到海的跟前，被一片蒼天的寂寞緊緊擁抱着。面對着海，像面對一座偉大的靈魂，我們不知道怎樣表示纔好。抬起頭，滿天燦星，月與雲悄然無語。四野寥廓，夜霧朦朧。大地沉醉在月光中。遠遠的，從甘蔗田裏，飄來亞熱帶植物的芳香氣息，淡淡的，宛若白色玫瑰酒液。

我們的目光徘徊在海上。

海在笑，無端崖的笑，笑聲裏滲透琥珀色的月光與悠悠的雲影。沒遮攔的海水伸展過去，瀾漫出不朽的精力與永生的熱情，無稽得像是宇宙大神的一幅荒唐夢。在遼遠的天盡頭處，海與雲瘋狂的長吻着，兩葉神祕的嘴唇結合成蒼茫的一片。海的個性素以多變幻著

名，（比瘋人院最狂的瘋人還要奧祕難測。）憤怒起來，她可以化成數不清的銀龍，咆哮騰躍，張牙舞爪的吞走上萬噸的旅船，但現在，裸露在月光下，她却溫柔得如一朵白色花，簪在大地鬢邊的白色花。水上陸上，到處氾濫起瀑布般的月光，炫耀着白大理石的光輝，熠熠着愉快的顫慄。仲夏夜的月光是多情而安嫺的，有着沙半戀詩的熱烈，神曲裏貝雅特麗琪的貞靜，流瀉出澳大利亞縣羊的溫柔，與海水輕輕揉合，調製出令人心跳的夢幻景色。海波蛇樣的繚繚抖動，燐燐而蓄爐，似有恆河沙數的金剛石與星斗在閃爍。天上的雲，抹着雨後湖水的淡青色，是一幔坦蕩的青綢幕布，悠悠飄動。滿月一缺，獨自飄泊在這慢悠悠的綢幕布上，懷着一個公務員在星期日的輕鬆心情。

這是一個令人發魔的仲夏月夜，南國的月夜，海風無拘束的流浪着，輕哼着「流浪者夜歌」。

我們漫步，在這偏僻的海之濱。兩條影子，寂寂的，描在咖啡色的沙灘上。海沙是柔軟的，抵抗力薄弱得如麋鹿，我們儘可想像自己是在彩雲裏散步。像往常一樣，我們把帶來

的兩條鵝黃色油布，鋪在沙灘上，毫無躊躇的躺下來。南國夏日多雨，與江南杏花雨一樣溫柔細緻而不討人厭，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我們現在撫摸海沙時，手上還微感溼意。近十小時的工作，搶去我們十分之九的精力。為督察鹽運，——這關係西南好幾省的食鹽命運，整日裏，我們不惜讓腦子被踩得一片稀爛。現在，享受着海水與月光，生命力逐漸被喚醒，幻想之燈又幽幽亮在默想的長空裏。

我躺在月光裏，喃喃的讚美着海，聲音低微得溶在波濤聲中，夾着長長的太息。

我的同伴向我投來冷冷的一瞥，——這種「一瞥」，是他常賜給年齡比他小十歲的年青人的——沒有說什麼，轉首眺望天上月，嘴角似乎掠過一羽鄙夷的笑。

「多美麗的月光，……」我輕輕說，在向他的沉默挑戰。

他暫時似乎沒有傷口的興趣，兩手枕在後腦勺下，闔上眼，傾聽海水的囁語，神幻的音樂。

這是一個來自白山黑水的中年人，性格有點像毒，又有點像關外草原，大眼睛陰沉得

令人聯想到倫敦的冬天下午。他不愛多說話，似乎永遠在和人生氣；有時也叨叨擲半點鐘一點鐘，但這種情形，除必要外，一個月難得超過一兩次。同事們全遠避着他，如避一條冷蛇。或許因為我愛獨自看海看藍天，常在海邊與我邂逅吧，這條冷蛇例外的向我擦擦着。
• 我愛他那分冷靜與孤傲，尤其回對大海時當他那派懨懨的神態。他這我聯想起一幅水彩彩色絨錦。上面織着氾濫的尼羅河，一個白袍回教徒坐在河邊幻想，遠處是綠椰子樹與金字塔。若果這位白山黑水的人換上一件白袍，十足是織錦上回教徒的化身。

當一本日歷斷完後，我們除同寫關係外，還同是海的嗜好者。

月光在恣意流瀉，漫無標的。繁星如數不清的少女明眸，羞澀的窺伺着海。海風而驚，就帶酸味，一飄飄向我們澆灌着，在洗刷我們全身的疲倦。

「爲那顆孤獨的大星，是天狼星？像一汪紫色眼淚！」我指着南天一顆燦亮的文星。
「吃驚地睜一眼，向夜天睜望了一下，若有所觸的喃喃道：

「眼淚？」

望着這顆孤獨的大星，我的腦際裏不禁閃過一串串灰色的故事，心裏裏隨著也閃過一幅幅回憶的圖片。

「呶，李，」我略帶感喟的轉頭：「記得清過去曾流過多少次眼淚嗎？」

他側過身子，把視線從那顆極明亮的大星移到我的臉上，低低嘆了口氣，沒說什麼。

「記不清？我想是記不清！」我的右手輕撫着海沙：「殖民地的奴隸，沒有一個能記得清！」

我的聲音混雜着憤怒意味，幾千里外的烽火似乎就在眼前燃燒着，把海水與月光渲染成猩紅色。

「沒有一個？」他的眸子裏流露出冷峻的光彩：「如果你願意，——請除掉我！」

「因為你很少流淚？」

「因為我只流過一次淚。」

「三十多年？」

「是的。——除掉嬰兒時代。」

我坐起來。遠遠的，海在我足下起伏着，湧起一片片光滑的弧面，裸露出一條條美豔的曲線，像是希臘女神的胸脯，銀亮的胸脯。波浪的感語叩門似地頻叩着我的耳鼓，天籟瀟瀟的裝飾在海邊。我向李掃過一眼，有點納悶，又有點感到神祕。

「告訴我流淚的經過，李！」

「必要？」

「應爲我的好奇心設想！」

「好奇心？……也許！」像我一樣，他也坐起來，墮入沉思中，臉上不斷爬過憂鬱的陰暗的影子。

我回頭作了個短短的巡視。遠山有一半沉淪在淡淡夜霧裏，霧是貧血患者臉頰上的蒼白色，綠綠着一絲絲介於烟靄與蒸氣之間的透明氣體。山下叢叢甘蔗田蒼鬱着森林，一株株甘蔗希臘甲士似地挺直腰支，傲慢的睨着天穹。村落沐浴在月光裏，披上銀白色的袍子。

，流露出受洗聖徒的靜穆與慈柔。村路兩側叢生着龍眼樹與荔枝樹，圓錐形的藤幹投一條粗獷的黑影在月光裏。金橋灌木的淺淺芳香滲入夜氣裏。

「九許我不告訴別人？」李從沉暈中醒過來。

「你沒有理由懷疑我！」態度虔誠得任何一個基督教徒都該感動。

「在我的生命裏，沒有笑，也沒有眼淚。」他含着濃厚的情感向我瞞了一眼，開始低語，似在向自己說話。誰度帶着哈特獨語時的悵鬱：「九一八以後的東北？一個懦弱的人每夜都能以眼淚洗面，但是我沒有一顆眼淚，眼淚對於敵人是太弱太弱的報復了。……我懂得眼淚的意義。……我愛惜眼淚。……可是，我輕易不願浪費一滴眼淚——不，我會看過一次。」

他望着大海，輕輕嘆息了一次，面孔深沉得如一座古潭。他用騰告式的聲音幽幽說下去，聲音異常安詳，夾雜着濃厚的浪漫氣息，語調彷彿滲透了海水與月光。

七年前，這個人在東北一個中學裏教書。一個暴風雨晚上，他突然被幾個日本憲兵捉

去，沒有經過詳細的審問，就被扔在牢獄裏，罪名是「妨礙滿洲國治安」。像一個荒漠上被棄的人，他默默接受這黑色的命運。

「在黑暗的專制與壓榨下，奴隸照例是沒有辯解的自由。」他苦笑著。

沒有被囚禁過一年以上的人，永遠不能想像牢獄的黑暗與可怖，尤其是在一片異族宰割下的領土上。他所住的囚房，兩旁全是陰沉的甬道，透過唯一的一扇高高鐵牆，所窺見的只是甬道上面天花板的死灰色。早晚兩次放風，以及夏日的偶然洗浴，全不能越過甬道的雷池一步，陰沉的甬道像一座森嚴的萬里長城，冷酷的把他們摒到世界花園「外面」。緊緊擁抱他們的唯有惡魔臉上的灰黑色，暴風雨之夜的恐怖顏色，墳墓中的黑暗。

「像現在這樣綺麗的月光與海水，就是在夢裏也沒有露過面！五月的薔薇，也從沒有紅到我們的夢裏。我們所見到的，全是一串串比地獄還可怕惡夢。」李咬着嘴唇，纖細眉頭，兩頰泛出興奮的紅色：「我們吃着硬如石頭的黑饅頭，喝着污濁發酸的水，漸漸的，胃病的負担，和三餐飯一樣重要的加在每一個囚徒身上。其他各種疾病，也做得到歸宿似

地，向我們投奔過來……物質待遇的惡劣，我沒法枚舉。一個富家小公子因為挺撞了一個日本官吏的孩子，被判了半年徒刑，他沒有熬過半個月，就永遠離開人間，死時渾身發腫，臉上呈出近於僵屍的顏色，留在號子裏的腐臭氣息好幾天沒有消失……比較起他來，我們坐監數年的人，還算是上帝的選民，達爾文進化論所推崇的適應環境者哪！」

他們的生活像一架掛鐘，一隻滑輪，機械得無法再機械。「變化」兩個字在他們的字典裏永遠找不到。每天的照例功課是吵鬧，甚至毆打，再不然就是難堪的沉默，每一張嘴像戴了層口罩。漫長的白晝，既不能走動，也不能躺着睡，只有效法老僧坐禪，坐得昏昏沉沉，渾身疼痛而酸麻。沒有機會運動，筋肉一天天鬆弛，有幾個坐到五年以上的人全變成癱子，兩腿永遠失去走路的效驗，只有手指還靈活，據熟悉醫道的囚徒說，這是因為每天握筷子的原故，否則，早和兩腿一樣麻木了。另外有幾個老犯人，則成爲白癩與劇烈的神經病患者，永遠失去了理智。（在牢獄裏根本不需要理智。）

「比較起死刑來，有期徒刑或許是更殘酷的。在斷頭台上，在絞架上，在槍聲裏，一

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最慢在幾十分鐘內，結束一生，終止所有的歡樂與痛苦。但徒刑個是凌遲碎割，必須忍受痛苦一點點的宰割與腐蝕。我們要看日子一天天爬過去，比蝸牛緩慢的爬過去。在期待中，一個人的黑髮可以變成雪白，也可以自殺盡所有精神上的悟性。不知有多少次，我的心海里捲起驚濤駭浪，催促我看一看：天空與陽光究竟還在宇宙裏存在麼？但我不能回答自己。我用三十多年累積起來的熱情希冀見一次天空與陽光——縱使只有門縫那樣細的一線；然而回答我的只有冷酷的四壁，無情的天花板，青灰色的一切，以及四周囚徒的臉臉。」

「恐怖的死灰色緊緊包圍我們，箝制我們，跟隨我們，狠狠握住我們靈魂的喉管，我們完全失去詩空觀念，像魯濱孫飄流在荒島上。然而魯濱孫還有他自由而寬廣的荒島，我們，即使僅有的是一隻灰色籠子——囚房，也不屬於我們。」

「在這單調得不能再單調的生活中，我默默渡過三年。一千多個日子飛去了，我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幾方丈的面積內。我似乎不是生活在人間，而是蜷居在一月魔術室裏。晝日

整夜，我被痛苦鞭撻着，但我沒有一滴眼淚。我是憂鬱而憤怒，不斷咬嘴唇，下唇常流出殷紅的鮮血，然而我從來沒有想到流淚。在殖民地的屠場上，人肉經常在論斤論兩的出賣，幾十年的生命是值不了劍子的一縷精笑的！奴隸們被吮盡血液，當做骷髏扔掉，這已成為統治者的不成文法律。我所受的痛苦，比起那些最黑最黑的深淵里的黑暗，是太輕太輕了。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人，我是不配流淚的。

「有一天，當我在痛苦中默想時，一個偽滿獄吏通知我們，說上面有命令下來，叫我們這兩號——第九號與第十號的犯人，到監獄門口去拔除蕪草。……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怎樣，然而我，我，……」

李說到這裏，暫閉上嘴吧，靜靜觀覽海水，眼睛裏衝泛出幾絲血紅色。

晚風這時由清越墜入低沉，像一曲快要告終的大提琴的聲音：憂鬱的聲音。海水喃喃細語，甜柔而溫馨，一滴滴沁入聽者的心脾，夾着潮溼的鹹味。海邊寂寞得發出空廓的微妙回聲。沙灘上，除我們外無他人。這處無端掠過一兩聲隱約的犬吠，縹渺得近于燐光鬼

火。大地安燭的好息在月地，幽幽的洋溢出清冷的土壤氣息。明月仍孤獨的飄泊在天上，比先前更加明亮，在抖動着奶白色光華。

「我們二十多個人，全枷上足鐐，排好隊，「丁零噹郎」的走出去。才踏出大門，我楞住了，你說我聽見什麼？」

李熱情的瞅了我一眼，仰首眺望天上羣星，眼圈微有點紅暈，海風與月光的衝洗擋不住他臉上的激情。

「歐歐外面，是一片楊柳綠的草坪，綠得令人不忍回憶。草坪中央，裝飾着一大簇爭艷競秀的鮮花，包含着紅海棠日的血紅，春雨才罷的天青，西班牙少女明眸的澄藍，秋夜月光的潔白，……四週圍着橢圓形的墨綠色荆棘籬笆。草坪四周，行人道上，植着瀟瀟簾白楊，蓬鬆得如希臘女神的髮髻。越過草坪，是一片明藍的湖水，水面經過春風的溫柔撫摸，微縐起瀾瀾漣漪，一團團緩緩漩渦比少女的紅膩小嘴還要嫵媚。鏡明的湖水上，輕滑着幾隻乳白色的小舟，舟上斜欹着裝束類似關東軍軍官的人物，身邊親昵的偎依着溫醇

的簾妓。銀鑲繡備的輕拍着湖水，激起一朵朵白色的小浪花。在湖邊上，一叢叢桃花毫無拘束的開放着，一片片紛紅如錦的光華爛灼在燦麗的豔陽光裏。在桃花下面，一對對男女一邁着悠閒的步子，懷着蜜月旅行時的心情。天是藍的，沒有雲翳，潔淨得如聖馬利亞的心地。奪目的日光如輝煌的金色酒液，縱情的傾瀉到大地上。一切皆充滿了美麗與安詳，這正是春天，是的，毫釐不爽的春天！這正是春天！

「是的，這正是春天！」

李咬咬嘴唇，聲音裏燃燒着熱情：

「這正是春天，這正是春天！……在恍惚中，我的頭上猛被兇烈的皮鞭狠狠抽了一下，我差點沒疼痛得昏過去。背後接着拋來一頓惡罵，是一個日警的聲音。我不能再停頓了，只有向前走，再度聽見淒厲的「丁零噹啞」聲；垂下頭，足上的冷酷鐵鐐正在惡狠狠的瞪着我，說明我曾有一千多個日子被拋棄在世界花園「外面」，沒有藍天，沒有太陽，沒有溫暖，沒有愛撫，沒有春天，……。但現在正是春天，人們正在享受着春天，春天的

芳香飄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春天寫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春天鏤刻在每一個人的心裏，任何人一伸手就可以抓住春天，擁抱春天，但我們却不能。我們是有罪的囚徒，我們是罪孽深重應受全世界唾棄與踐踏的囚徒，囚徒沒有春天，沒有春天，……我像最虔誠的基督教徒看見靈幻的耶和華站在雲霧似地，不能抗拒的匍匐到青草上面，吻着青青的草與草下面的泥土，這是祖國的泥土，而我不過是一個被拋棄在撒哈拉沙漠上的囚徒，……我狂吻着，我狂吻着，眼淚不由自己的衝瀉出來，潺潺如清泉，衝瀉出來，不斷衝瀉出來，……我哀傷得眩暈過去。」

當這個人淌着眼淚睡來時，周遭又換成一片墳墓的死灰色。他大聲責問獄卒，後者回答他一頓臭罵，罵他裝病不做工，是一個最卑劣的壞蛋，……。他流着淚闔上眼睛，剛纔所見的一切，夢一般的輕輕溜走了。「我是在做夢嗎？」他大聲問自己，但沒有半點聲響回答。然而他剛纔分明見到陽光與藍天，湖水與春天。春天，這正是春天，為什麼他應該被丟棄在這個死灰色的角窩裏，像一片破抹布，一撥臭垃圾？「我有什麼罪？我有什麼罪？」

他用手拳頭播自己胸脯。

熱情比煉獄裏的毒火還灼熱。血液在血管裏奔騰澎湃。在痛苦中，他利用平日所收集的一張廢紙及一支斷鉛，寫了一首長詩。一行寫，一行流淚。好幾次眼睛被淚水浸成模糊的一片。但他終於寫成了。

李鴻吉的闔上眼，垂下頭，彷彿滿天燦星要咬嚼他的脖子。海風由近於無聲的嘆息中昇浮起來，夾着惡毒的隱隱犬吠。月華被一抹深紫色的夜雲掩蔽住，瀟下曖昧得近於神祕的光輝，在我們四周鋪上一層淡淡的銀灰色，宛若到處氤氳着一簇簇薄薄的悽寂的白霧。海與陸在幽微的朦朧中溶成一片，隱現出一幅蒼鬱而憂淒的境界，把深秋黃昏的感覺帶給我們。海水的暗藍色的舌頭不斷舐着沙灘，衝激起一片片白色的小水葉子，它們不斷磨礮給浪花，傲視我們，又小丑似地跌落下去，消失在海裏。

幾天後，這個人的長詩被獄卒發現，送到管理囚徒的第二科科長那兒。

他估量這人將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下了決心，懷着甘受任何殘酷的打擊的冷峻心情

，跟隨獄卒走到第二科科長面前。令他詫異的：這個偽滿官吏竟一改平日的態度，顛顛的握着那幾張廢紙，和善的問道：

「這首詩是你寫的吗？」

祕問的點點頭。

「你知道這是犯罪嗎？」

「知道。」

「那麼，你幹嗎明知故犯？」科長的聲音突然嚴厲起來：「你幹嗎明知故犯？」

「我沒法不寫！」他冷靜的閃答，聲音中滲雜着幾分怒意，他準備從此跨入另一座幽

冥世界。

「是的，沒法不寫，」科長的嚴厲聲調突然柔和下來，軟弱得像一個潰敗的士兵被繳了械。沉思了十幾秒鐘，他有點難過的向前前囚徒望了一眼，眼圈微紅：「得，我這一遭不處分你，以後你可得特別留意，別再寫這一類玩意兒。你該明白：一個囚徒是沒有春天

的，是的，囚徒沒有春天，沒有春天！」

科長喃喃着，臉色蒼白而悲楚，用手揮李回去，後者在最後的一瞥中，分明見到科長左眼角上，掛着一顆大眼淚。

一年以後，義勇軍攻入這座城市，使他再見到世界。

我噤默，憂鬱的讀着迷茫的海水，這是一冊永遠讀不完的神祕書籍。海的胸脯子神經質的抽搐着，飄散出蒼天的嘆息。天上月與深紫色的濃雲搏鬥着，企圖衝出這陰黯的包圍。一隻夜游海鳥從我們頭上掠過去。海風猛烈的舞蹈着，頑童似地不斷撕扯我們的頭髮，我們並不生氣。不久，兩條身子又橫躺在油布上，仰首瀏覽永遠觀覽不盡的天上星斗。偶然側一側頭，我看見李的兩頰上蠕動着兩條小淚河。一個憂鬱的聲音似乎在我身邊輕輕響着：

「……這是我第二次流淚。」

（一九四〇年春天）

古城篇

街

乘車入西直門時，最末一瓣落日光還徘徊在荒殘的古城堞上：戀戀的，幽紅而抖顫，含有太多的神祕與疲倦，如從坟墓中來，……

現在，（卅分鐘後），他邁出友人家門，——一座灰色小洋房，西天的輝煌雲霞已淪入夢幻的灰色蒼茫，到處掛起黃昏的憂鬱的紫網，夜的芳香正開始流瀉於古城。他腳下所踏的，是一條長長的靜靜的胡同，剛才送徂來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只留下浮塵絲絲島島，幾與暮色揉混爲一。行李，從深秋的燕郊帶來的，業已留在友人那兒，他的雙手是空空

的，血管裏輕輕榮迴着一種輕鬆之感，像擺脫掉一宗最不易擺脫的事物。

在夜天下，他的頰長影子特別顯得頰長，濃濃的劍眉，深沉的眸子，……這一切足以描畫出這個年青人的性格，如用貝多芬的交響曲來比擬，他的性格實是近於第三或第五交響曲的慄風悍雨的。

走完胡同，長安街橫展在他面前，像一條渾濁的河流。這是一條象徵古城靈魂的街道：寬大平坦而陰鬱多思，二十世紀的柏油層洋溢出中世紀的陳舊芬芳，靜靜的忍受各種足先踐踏，——人與獸的足步。四條鋼軌，漫長的，在熠燿寒光，悠悠紆迴着，不時流過電車鈴的「叮當」，琅琅的，如古剎晚鐘般那麼飽和着遼遠而深永的情思；高高的，有青色光焰自黑色電線上濺出來，倏忽殞滅若流星，……

人來人往，勞碌如蟻，一切似乎沒有變：街上依舊飄着從戈壁沙漠流浪來的黃風，夾帶着荒涼的沙土；鬧街的大鐵鍋裏，依舊舞蹈着鐵錘，起伏着海潮似的黑沙，新上市的良鄉栗子，不時地爆裂着……。然而，回過頭去，一切像一場噩夢：浩蕩而來的青繭旗，蒼

仁丹類若黃呢軍服（近來大多改為草綠軍服了）的三島矮人，臉上滿刻着傲慢的「不逞鮮人」，令人打瞋眊的高國音樂，渾身奴隸氣的橐檣子孫，……這一切，在一個道地的中國人的眼裏，具滲透毒液的，——比非洲莽叢中毒蛇的猩紅舌還可怕。

連續兩場疾病，逼他在這噩夢中沉酣了一年多。去秋，病魔總算是「高遷」了，他這照母命，（他忘不掉老人家在病中的看護），再度跨入學校門坎，這在家人的觀念中，只能算是病後的休養，若解釋為負笈攻讀，是太嚴肅的。然而，說不清有多少次，他的長有豐滿羽翼的心靈，總不禁向烽火與劍的南國飛去。時時刻刻的，他感覺四周搖幌着鐵柵欄的影子。

要來的終於來了，幾天前，說不出爲什麼，心的荒原裏突然燃燒起一把野火，在熊熊的火光中，他似乎看見同羣層的遍體鱗傷，青紫如夜雲，腫腫腐爛得像一堆堆淤泥，……又看見另外幾位同學在各種非刑中結束了短短的一生。所有悲慘的故事，近兩年來發生在古城中的，全展現在他的腦海裏。一個深沉的聲音在他的心淵裏響着：「你不能再與

鬼面在一個城子裏呼吸了！……」

他徐步着，深深沉浸在散落朵朵火花的默想裏，「將來」與「過去」織成一支七色霞虹，猛烈的眩惑他的靈魂的眼睛。

蒼松青青，古柏森森，法國梧桐是墨綠的，古牆是朱紅的，琉璃瓦是鵝黃的，……

從南池子蹣跚到三座門大街，他帶着惜別的心情，睜大眼睛，在這條街上來回踱了一次。那三座璀璨華麗的皇門，含有一齣亡國悲劇的景山，沉沉的靜靜的故宮，故宮樓頭的春燕，……他不敢往下想了。這條街道的沉靜使他痛苦。從這沉靜，他聯想到整個古城的沉靜，苦惱的思想不由的狠狠咬嚼他：「殖民地的奴隸竟這麼容易沉靜嗎？」

他握緊雙拳，窺顧這座古城像火燒的古羅馬，大大毀滅一次！那怕是殘垣斷瓦，也要比這坟墓式的沉靜來得好些。在沉靜中，一個年青人更容易衰老！

他這廝想着時。夜愈愈深沉。兩個島國軍人響着踢馬刺，搖搖幌幌，倨傲的由他身邊走過去，把一股濃烈的燒酒氣息丟在後面。他狠狠投去一瞥，淡黃的臉上閃過一串黑色的

聲，賈餗飽的老人在拖着沉重的足步。

他穿過幾條胡同，轉到城牆裏脚下的一條泥塗上。道右是一列貧民住宅，大抵是樸素得近於簡陋的瓦屋，他跨入第二家門是虛掩的。

「老馬在家嗎？……」他跨過暗淡無光的堂屋，站在絡上淡淡月光的小天井內，輕揚着嗓子。

天井對面房間裏抖動着昏沉的油燈光，蒼老的咳嗽聲不時渡過被時光剝蝕舊了的小窗，方格子形的。一陣乾裂的開門聲伴來一聲人語：

「那一位？」稍稍思索了一下：「是三少爺？」

未幾低低應着，匆匆走到屋內。

這是一個陳舊的房間，頹敗的四壁說明了這屋子的年齡老大。土炕佔據了房內面積的三分之一。小窗開向天井，窗下兀立着一張方桌，桌上只有一隻鬧鐘，一隻茶壺，幾隻粗茶匙。從容的坐在他常坐的那張長條凳上，微弓着背，把主人敬來的茶放在方桌上。

。後者慢慢坐上炕沿，雙手環在胸前，喜悅的對來客睜着眼，帶着幾分貪婪，似乎在欣賞一件心愛的藝術品。這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花白鬍鬚野草似地生在口邊，唇上，一部分爲口鼻中呼出的熱氣所薰染，略有點潤溼，雙眉蒼白如蘆花，濃濃的描在額下，是兩個白色的隸書「一」字。他額上留下神祕的時光足跡，一彎彎的像海波，淡綠的大眸子不斷閃爍着冷靜的光輝，裝飾在黧黑的臉上，直似兩顆不合比例的中夜大星。他有一個時期，（這是很久的事了，）也像來客現在這麼年青，那時他是後者的家僕。隨時光殞滅，他攢了一點錢，買下五輛嶄新的洋車，幾年前，遂告老歸來，退休清享，靠車租消磨風燭殘年，無妻無子，孤獨得如一株懸在危崖上的倒掛松，也像松那麼硬期，常青。

來客在空氣裏輕輕嗅了一下，微笑道：

「老孤獨！又喝醉了吧！……」

老人抖動着胸脯子，粗獷的笑起來：

「老毛病……哈哈……就愛喝兩盅，杯中之物……是命根！……命根！」

冷靜了一下，臉上佈置了一付正經神氣，徐徐道：「聽到什麼消息嗎，這兩天？」

來客凝視着憔悴的煤油燈，燈不時「劈劈拍拍」輕響着，似乎有滿腹牢騷與不平。天上月從窗外窺視房內，帶來一流近於煙霧的淡青光輝。

「熟悉，：：：沙沙，：：：：」門外輕捲起一陣足步聲。

室內暫時沉默。一分鐘後，一切歸於闐寂。

「前些天聽說我們在湘北那兒打了個大勝仗，鬼子死了三四萬，：：：：」

「呶，痛快：：：痛快，：：：這才叫做流水落花，流水落花：：：！」環在胸前的雙手握成拳頭，狠狠在炕沿上擊了一下：「咳，可惜我是塊木頭段兒！一戰不通，不能盡忠報國。：：：：瞧，現在的北京城，還像個人樣子嗎？豺狼當道，狐鼠得勢，：：：：」

來客啞默不言，若有所思。老人壓低嗓子：

「哎！年青人！你說這個世界還是世界嗎？我辛苦了一輩子，積下這幾輛車子，他們左也指，右也指，：：：簡直是剝皮抽筋！」憤憤的抖了抖身子：「我老了，快入土了，：

：狗急跳牆，眼緊了，有朝一日，我也拚着捨這條老命了，……
年青人贊許的點點頭，沉視了一下，眼睛裏射出熱情的光輝：

「老孤獨，咱們要分手了！」

「怎麼？才來就回去嗎？……還早哩！」他看看桌上鬧鐘：才八點掛零。

「不，」年青人注視着老人的眼睛；「我要出一趟遠門！」

老人有點興奮，臉上閃爍着紅光；

「唔，你是說，放下子曰詩云，出門做一趟買賣？」

「不，小買賣。」

「賭血的？……呸！真刀真鎗……」熱情的對來客端詳了一眼；「那麼，你這是向我辭行了？……老太太她們不知道吧！……也好，這年頭原本是人吃人！要報國，也說不得什麼孝道了。……就動身？我得送送。」

「打算明兒走，你也別客氣了。咱們是老朋友。……我走後，過十天八天，老人家

那邊，請邊個信……這一節拜託拜託！」

老人連連點頭，興奮得流出淚水，楞了一會，有點感嘆起來：

「咳，廿多年了，親眼瞧見你慢慢長大，像一棵樹，日子多快！」咬咬下唇，「還是你們年青人好，翅膀一展，就遠走高飛……」

「翅膀與年齡沒有關係……」年青人輕輕笑。

「沒有關係……我若做買賣，就不像你那麼出遠門了。哼，就地做，痛痛快快的，來個一筆兩筆大的，本錢就是這個！」用左手拍拍腦袋：「是的，就是這個……咱們是老相好，我有話不瞞你，哈哈……我是個粗人，不識大經大法，可是，我是個中國人，嗯，中國人！光憑這三個字，我就能上刀山，下油鍋……」

年青人突然站起來，走過去，雙手放在老人寬肩上，熱烈的搖撼着他：

「好好生活吧，老孤獨……」

幾分鐘後，老人送客到大門口，右手沉重的拍着後者肩膀，低低叮囑道：

「做買賣，要胆大心細，千萬別畏縮！……好好記住我的話，年青人！」

天上星斗閃爍着紫燄，夜天青如海。城頭上來回踱着守兵，劍鏘鏘鳴，靴檜格響，怯怯的影子搖盪在頹圯的古城堞上。古城在夜天下靜靜蜿蜒，草叢在晚風中款擺，寒蛩幽幽低泣，……

旅

又是黃昏，和昨天一樣，他再度從一座灰色小洋房中走出來，但等待他的不再是空虛與冷漠，而是一輛停在門口的舞車，上面放着從友人那兒取出來的行李：鋪蓋一，皮箱一

爲避免意外麻煩，他沒有容許幾個好友送行，大家只暢談了一個下午，討論各自的前

於昏昏時份，在門口攔別三個青年人，他匆匆跨上洋車，心中洋溢起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洋車夫用中速度向前跑着，追逐在若干洋車的後面。車上人毫不吝嗇的向兩旁景物拋送一瞥依依戀戀的目光。一種去國之感輕輕地撼他。車過前門時，他的情感鼓脹得滿滿的像銀帆，那飄散遠古無息的灰色城樓直使他淚水浸溼睫毛。衰老的陽光悠悠流在樓簷上，似象徵一個滅亡的命運。他的心大響聲道：「這個古城要沒落，也要新生！」

洋車終於抵達車站。付了車資，買好票，還得參加一個長長的行列，靜待「皇車」的檢查。過來的是兩個黃衣軍人，中等身材，臉上流瀉出島民所特有的蠻蠢，腰間卡着盒子槍，黃澄澄的木壳在夕陽中閃耀着威武的光輝。偶然間，在一個中年旅客的藤箱裏搜出一冊紅皮書籍，檢查者眼裏立刻顯出猙獰的神色，惡詈一聲，把中年人交給旁邊的憲兵。其餘的旅客爲這個慘痛的例子所「膾炙」，臉色微微有點蒼白，竭力裝出一付極莊重而又謙虛的面相。

他的熱情又在血管裏燃燒起來，幾乎想跑到這些島國軍人面前咆哮一頓。但咆哮之後、

，又怎樣呢？……他再度苦痛的壓抑住一顆沸騰的心，面孔稍稍有點歪扭。

當他受檢時，暮色已跚跚而來，電燈先後燃明，車站上瀰匝起一片暈黃光亮。他卑屈的脫下灰布長衫，棉袍……只剩下一條單褲，裸露着身子，毫無抵抗的讓魔鬼侮辱。深秋的寒氣猛烈的侵襲他的肌膚，他毫不覺冷，滿頭仇恨的火在熊熊燃燒他。「魔鬼們，看你們橫行吧！……」

檢查完畢，「皇軍」失望的揮揮手，要他過去。

他憤憤的穿好衣服，理清內容紊亂的皮箱，叫搬夫插好鋪蓋，匆匆穿過月台，跨上一列三等車箱。

他在左行靠窗的一邊揀了個座位，吩咐搬夫把行李擺在架上。一切安排就緒，鬧發了搬夫，他對全車廂巡視了一眼：大都是些行商模樣的旅客，和他自己一樣。——但是，別人的旅程却沒有他的遙遠。

一彎眉月又冉冉升起，夜又垂臨，他墮入沉思中：靜靜溫習剛才那一課。今後這一課

至少還得重複溫習兩次，才能投入祖國懷抱中，他有點感到茫然。……突然，一聲尖銳的汽笛劃過寂寂的長空，把他從沉思中搖醒過來。揉揉眼，向月台走去，若干旅客正向列車上趕來。汽笛不久又銳叫兩次，在紅綠指揮旗的飄動中，隨着月台上銀笛的清脆嘯聲，列車開始向前爬動。他輕輕透了口氣。

「唉，這就是人生！」

他對古城作最後一瞥，所看見的一切，使他想起「黑暗時代」這幾個字。但去，管他重闔上眼時，南天的烽火如一幅夢中的圖畫，清晰的懸在他的腦海裏。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鞭

屍

天是淡灰灰的，愁慘慘的，陰鬱鬱的，如復仇者的痛楚而歪扭的臉孔，……

隊伍像一支渾濁而漩急的河流，洶湧森漫的向前流着，流着，流出破敗的郢都城東門

……

伍員揮着無情的黑色鞭鞘，拍着火燒雲似的赤鬚：在左右將佐的簇擁中，威風凜凜地跑在隊伍前面。枯澀而黯沉的馬蹄聲響在頹長而淒清的泥塗上，響在糾纏着枳棘艾蒿與萊藜的田隴裏，響在凋殘而荒寂的田莊裏，響在莽蒼蒼的原野裏，青森森的林叢裏，……

受侮的郢都城郊蘊鬱着原始的荒涼與慘酷。歡笑、火光，與人類的腳步似乎從來就沒有在這片糜爛的土地上出顯過。連年的戰火燒燬了田園的繁榮，燒燬了農村的形貌，燒枯

一切的一切，都被燒傷了，灼焦了，情形的狼狽與悲慘，並無比被狂火燒過近處房屋更爲可怕。先前，這繁華京都的四郊，原也有過開騰騰的人煙，密札札的聲息，現在，空空的被戰爭洪亮的聲音召喚過去，剩下的老弱婦孺，經過吳國大軍的掃蕩，已漸漸的靜寂起來，崎嶇得像一條條被棄的游魂，輕幽幽的蹣跚在不爲人所見的命辭的角隅裏。

郢都城，這楚國的京門，雖然由於楚王揣愛妹季芊潛逃，並沒有發生過激烈的遭遇戰，現在這深潭裏人慘酷的黑色劫網裏。從吳王闔閭起，作爲征服者與統治者的吳諸君臣，始終在奔騰踐踏楚國的妃后與婦女。除以死亡作自衛武器的堅貞伯蘇外，楚宮中的織纈妃妾，少有不受蹂躪的。受着統帥們暗示的吳兵，也同樣在郢都城內競賽着人類的獸性與瘋狂。這座曾經是繁榮的楚國都城，現在已返回到野蠻而混沌的原始時代。

這座曾經是繁榮的楚國都城，現在已返回到野蠻而混沌的原始時代。自從他策馬入郢都城以來，這座曾經是繁榮的楚國都城，現在已返回到野蠻而混沌的原始時代。直到現在止，時時刻刻在旋在他心頭的，只

有一個字：「恨」！

是的，恨！二十多年來，他心頭只有一個字：恨！這個字在他心頭生了根，開了芽，結了枝，長成一株仇恨樹，無時無刻不在他心頭搖幌，招展，仇恨的藥子呼嘯出仇恨的聲響，催促他復仇，雪恨。

爲了復仇雪恨，他早老了二十年。過昭關那一夜，他的兩鬢，脣上，腮邊，就頻添了無數的白髮。

爲了復仇雪恨，他間接的逼漁丈人自沉江底，迫浣紗女抱大石自投漂陽的滾水。

爲了復仇雪恨，他曾披髮佯狂，跌足塗面，手執斑竹簫，狂歌過吳市。

爲了復仇雪恨，他一手安排就毒辣的政治陰謀，推翻王傑，扶闔閭爲吳王，嘗其苦母
子犧牲在這陰謀裏。

爲了復仇雪恨，……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面龐似乎就屹立着一座座血淋淋的屍身：伍奢，伍尚，賈氏，

漁丈人，浣紗女，雲離，專諸母子，……。漸漸的，這些血淋淋的屍身凝成血淋淋的一片，又幻化爲一串沒頭沒尾的血淋淋的猩紅鞭子。這鞭子從愁慘慘的天際落下來，猛烈的鞭撻着他的靈魂。……………

「稟報將軍，麥臺湖到了！」

伍員如夢初醒，吃了一驚，睜大那雙電炬似地眼，流虎的向前擡去；站在他赤露下面的正是嚮導。

「這就是麥臺湖？……………」疑信參半的喃喃自語着。

「是的，稟報將軍，這就是麥臺湖。」嚮導必恭必敬的哈着腰。

伍員勒住羈坊（馬韁），身子挺直的坐在馬鞍上，全神貫注的向四周巡視了一遍，開展在他面前的只是一片茫茫的湖水，湖的四周是靡蕩蕩的荒原，蒼黃的衰草在北風中搖顫着細瘦的身子，左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隻獸，沒有一隻飛鳥，沒有一朵花，沒有一株喬木或灌木，一切都是荒涼，寂寞，淒靜，像是走到世界盡頭。

他總是用足上的韃履踢着赤驥，獨自在荒原上慢懷兜了一個圈子。除了黃沙與衰草，什麼都沒有。他不禁有幾失望，悵悵地蹙回去。

「你們別再細搜索一下，發見有什麼墓塚，快來稟報我！」他威風凜凜的點着馬鞭，

立刻左右將佐們單下令，領導兵士們分散，四下出發搜索。伍員則拍馬逡巡於湖邊，

第一響，伍員將佐們才率領一隊隊士兵回來報告：這一帶並沒有一個墓塚。

「這荒原上一定有一，一定有一，……」伍員暴跳如雷的怒罵着，背上扭弓「嘎」一聲，抽刀出鞘，「鏗鏘」的響，盛箭的橫丸在腰旁輕輕顫蕩，橫丸裏面有幾枝箭矢被震蕩得跳起來。

這一次搜索的時間比前一次長一倍，但結果並不兩樣；所見的只是一片茫茫的湖水，一片荒原，一片黃沙，一片衰草，沒有一個墓塚，連一個較隆起的墓塚形的土冢都沒有。

「什麼？沒有？……沒有？……」

他真不信這是事實，（多殘酷的事實！）他不相信：這許多人連一個墓塚都找不到。他真不信：經過二十多年來苦恨所煎熬成的酸痛日子，到頭來，還不能痛痛快快的懲罰他的深仇大恨。爲了這深仇大恨，從來潔身自好的他，竟也鼓勵吳王君臣淫亂楚女，劫掠楚國寶貨金帛，拆毀楚國宗廟。然而當吳王置酒章華臺上大筵羣臣時，當所有吳臣放浪形骸狂歌狂舞時，當那一羣羣纖腰楚女表演曼妙的詔箭舞時，當那如癡如醉如夢如幻的音樂極麗極奇時，當琴瑟聲如林鐘結響，球鑼聲如泉石激韻，磬箏聲鏗鏘鏗鏗，孤笛聲啾啾唧唧，銀鼓聲震震震震時，當簫管聲嗚嗚咽咽，琴筑聲鏗鏗淙淙，笙篳篥聲清清冷冷，鑄鑄鏘鏘聲幽揚揚時，當背向繪飾斧鉞的黼屨（屏風），坐在璀璨的黼座上的闔閭得意忘形醜態百出時，他伍員，吳國的副大將，却倒在黼座上，失聲痛哭，淚水如山泉般湧瀉下來，灑滿衣襟。

哭聲如哀厲高亢的畫角，嗚嗚咽咽的纏繞在華麗的楹柱樑棟間，纏繞在狂酣的歌舞聲裏，繚繞在華筵上，金樽裏，……

經過痛哭者的一番吐洩，闔閭終於知道他的內心悲哀所在，坦然道：

「卿爲寡人所立的大功太多了，寡人何愛於楚平王的枯骨，而使卿痛苦！」闔閭毫不躊躇的告訴他：他儘可隨意處置那已死的平王，只要他能尋覓到死者的墓塚。

然而，墓！墓！現在，就在這寥臺湖，——平王墓塚所在地，却看不見一個墓！

「不能，不能，……」伍員睜着環眼，咬着牙，終於第三度下命令給左右：「再去搜索一遍，要仔仔細細搜索！看見有墓塚，馬上回來報告！」

左右將佐又一度率領士卒，出發搜索。一羣羣人，身子彎向地面，蠕動在茫茫荒原上，像是一羣野獸，一羣牛羊，一羣牲畜。

伍員道回親自拍馬跟在隊羣後面搜索。他仔細察看着，一簇簇衰草，一片片黃沙，一塊塊黃土，……漸漸的，他的臉色陰暗起來，像沒有太陽的冬天下午。這陰暗隨着坐

騎的前邊而增厚加濃；最後，隨隊羣跑完了荒原，又從荒原盡頭跑回來時，他不察深溝澗在絕望裏。他希望時間無限的延長，搜索時間與地域也無限的延長；他怕見左右將佐以及士卒們的垂頭喪氣的臉，他怕他們的黑色的聲音，那不着的結論。

但是，要來的終於來了。當士卒們紛紛歸隊報告時，搜索的情形與前兩次並不兩樣，竭盡所有氣力，在這一帶仍見不到一個墓塚，連一個較隆起的墓塚形的土邱都沒有。

「啊！天哪！天哪！你不公平的天哪！真就不讓我伍員報父兄的血海深仇嗎？」伍員瘋也似地捶胸向天穹哭號，淚水如急雨般打溼蒼白的兩頰，打溼韃蓋（首鎧）打溼馬鞭，打溼塵土，那坐騎似乎窺透主人的哀傷，也狠狠咬着口中的馬韉，愴然昂首對天長鳴三聲，聲音淒楚的跌落在湖水與荒原裏，濺起一陣朦朧而空洞的回音。

突然，一個洪亮的聲音如銅鐘般在伍員耳邊震響着！

「將軍是要找平王的墓塚麼？」

「是的！是的！我要找平王的墓塚！我要找平王的墓塚！」

伍員急遽的大聲答着，舉起電炬般的環眼，炯炯向左側望去：說話的是一個兩鬢如銀的婦人，面龐紫紅銅色，身軀堅挺如老樺樹，兩隻炯炯的小眼所投射的深沉光芒似來自億萬里的深淵中。

「將軍爲什麼還要找平王墓？」

「爲什麼？我爲復仇！」伍員悲憤填膺的怒吼着。吼聲裏交織着殺氣，獸性，與鬱怒。
「平王棄子奪地，殺忠任侯，屠我的父兄，滅我的宗族，我生雖不能殺他的頭，死也要戮他的屍身，以報父兄於地下……」

老人若有所悟的點着頭，好一晌，這才慨然道：

「平王自知生平結怨太多，恐怕有人發掘他的墓，特置此葬湖中。將軍一定要找他的墓，必須先掘水潭一部分，才能見到他的墓……」

伍員點點頭，凝視着老人，目光電炬般在老人的白鬚白髮上逡巡着，逡巡着，突然冷冷道：

「你是什麼人？你怎麼知道平王的墓葬在湖底？」

「我不是別人，我就是石工。平王勸令我們五十多個石工造墓，墓成後，怕我們洩露機密，暗暗把全體石工殺掉，只有我一人私自逃出來……啊，那五十多個石工！那五十多條血淋淋的冤鬼！哼，這筆血債我永遠不能忘記……」

順着老人的指示，伍員差遣善於泅泳的軍士們馳到水底去尋覓石槨。果然在寥臺湖的東部尋覓到。於是，伍員命令全體士兵到城郊附近的樹林中伐木編爲木筏，木筏編好後，又命令他們將沙囊盛滿黃沙，用木筏載到石槨所在地，把一個個沙囊全堆積在石槨四周。湖水並不深，漸漸的，沙囊一層層的增高，終於高出湖面，壅住外來的流水，用木器把沙囊以內的湖水抽出後，乾涸的湖底便顯露出一座微微發綠的石槨。槨的四周都是石板，伍員叫人下降到石板上，指揮軍士們開鑿石槨。石槨鑿開，揭去蓋子後，裏面露出一個很

沉重的棺柩，打開來一看，是一套華麗的王者衣冠，衣冠下面，鋪着幾百斤精鐵，此外再見不到什麼。伍員不禁大失所望，正想開口，那老人突然在一邊大聲道：

「這是僞棺，真的還在石板下面。」老人命令軍士搬出僞棺，棺下面是一層石板，揭去石板，下面果然又露出一付棺柩。棺上面及四圍裝飾着彩色斑斕的斧形的黼黻。

「對，對，這就是真棺，真棺！」老人臉上不禁露出欣喜的神色。

伍員面露兇猙的大聲道：

「毀棺！」

軍士們舉起刀斧鉞鎚，擊毀棺蓋。棺由銅製成，被兵器擊打時，「丁丁冬冬」的發出一陣沉悶的金屬聲音……

「把屍首拖出來！」伍員兩度大聲命令。

士卒們移去棺蓋，拖出裏面的屍身，放在石板上。屍身著繡着火則黼黻的玉袍，袍子裏爛得像一片晚霞。袍子裏的屍身曾用水銀殮過，直到現在，膚肉的顏色改變得還不怎麼

厲害。屍首的面孔蒼白如紙，沒有一點血色，眼睛緊緊關閉着，眼瞳深深陷下去，眼脰上
面，眉毛大部脫落，殘剩下的幾根萎然如朽草，一扯即落，與眉毛成平形線的兩瓣嘴唇只
是兩片淡白色的死肉，絲毫沒有半點微光說明它們曾經在王座上發號施令，而決定過千
萬萬人的命運。然而，屍者的整個形容雖遭受了死神之手的殘酷塗改，但從那荒淫而殘暴
的高高額骨上，伍員分明還看得清：這正是他二十多年來日夜所欲寢皮食肉的仇人！

就是這個人！使他家破人亡！骨肉離散！

就是這個人！使他把大半生精力浪費在復仇上！

就是這個人！使他在異鄉顛沛流離二十多年，日夜不能安枕！

就是這個人！……

伍員怒沖沖的盯視着那醜陋的屍身，全身的血液登時衝上臉。他的兩眼如兩餅黃昏時
將死去的血花花的太陽，放射出一片可怖的光芒。他的整個臉孔是血紅的，就像一塊燒紅
了的馬蹄鐵，那猶惡的光燄，似要灼灸四周所有的人與獸，他那魁梧的身軀，激動得如一

株被燒的大樹，一股熱騰騰的內在熱力隨時要迸發出來，把他爆炸成一片灰燼，一片殘骸。他毒狠狠的咬着自己的嘴脣，朱紫的血液一滴一滴從牙縫裏流出來，塗抹在下巴上，頸項裏。他渾身肌肉是在狂風暴雨中的樹葉，在猛烈的顫抖着，震蕩着，他的心如戰鼓般一聲「澎澎」響，是在狂急的蹦跳，似要跳出那防禦弓矢的殼革。他彷彿是在黑夜茫茫中跌入波濤瀾天的大海，他在掙扎，奮鬥，努力，終於，一股無名的怨毒山洪般從心底爆發出來，瘋狂的向身外衝瀉着……

「昏君！昏君！你也有今天！哈哈哈哈哈……」

伍員鬼魂般狂笑着，笑聲淒厲而尖銳，直欲撕裂整個世界，擊碎整個世界的人心！笑聲未畢，他的右手已殺氣衝天的舉起九節銅鞭，使盡排山倒海的力量對屍身鞭撻下去……

一，二，三，四，五，……

左右將佐及軍士們目睹伍員那付猙獰可怕的神情，一個個全嚇得面如死灰。只有那老人仍如老橡樹般屹然不動，在陰鷲的凝視着伍員的鞭撻，鬚鬚銀蛇樣在北風中顫動着。

鞭撻者手不停鞭，已沒有了理性，沒有了思慮，沒有了笑，沒有了淚，沒有了疲憊；他的全身心已淋浴在仇恨的瀑布中，仇恨的急流一遍遍的衝洗他，撞激他……

當他鞭撻到第三百次時，才兀自停住手。那屍身這時幾已潰爛成一堆腐肉，骨骸根根折斷，只有那被撕裂的繡着火龍繡獸的王袍，還勉強暗示出這裏是躺着一個人，一股濃烈的腐臭氣息；兇猛的從袍子裏面撲出來。

伍員瞪着這腐爛臭腥的一片，怒猶未息，他往前邁進一步，用右足拼命踐踏屍身的胸臆，左手手指如一柄利劍，先後刺人死者的兩隻眼睛，只一挖，便把裏面的眼珠挖出來，跟着是一聲怒吼：

「昏君！你生時妄有目珠，不辨忠佞，聽信讒言，殺我父兄，你要眼睛有何用……」
旋即，他仰天長嘯一聲，突然把九節鋼鞭擲在地上，對左右作最末一次巨吼道：「殺掉他的腦！殺掉他的衣冠棺木！把他的屍骸擲到荒原餵豺狼野狗去！」

（一九四〇年八月）

騎士的哀怨

當他在一個戰役裏遭遇到殘酷的失敗，健駁與職業都被損毀了。流亡在窩古塔時，他的疲憊而感傷的眼睛，終於落在他的無前馬身上。

這馬來自俄國托木斯克高原，是遠東濱海省第二名馬，全身噴散出露西亞大地特有的掃掃宇宙的雄邁氣象。馬身長六尺二寸，壓倒所有同類的垂直高度，當牠昂然舉首向遠方睇視時，以他的近六尺的身材，要墊起腳，伸直路膊，才能擒住馬頸下的水動轡。這出奇

的高大，使牠必須佩掛西個踏蹬，騰手如攀爬軟梯子似地，才能跨到皮鞍上。然而，自從他做了馬主人以後，仗着自己超凡的馬技，拋掉一個踏蹬，左足點着那蕩漾的獨蹬，縱身只一跳，便疾猿樣翻上去。

當馬眼炯灼着雄糾糾的神光，巨鼻高傲的呼吸着大氣，表演着充滿意象的旋轉的「西班牙步」時，牠昂挺長首，旁若無人，傲然高揚兩隻鋼鐵的前蹄，先是一百八十度平角，繼而九十度直角，終於肅然放下，合着海浪起伏式的節拍，莊嚴而徐緩的前進着——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莊嚴的前進着，緩緩的前進着，這時牠已不是一隻四足動物，而是一支「黑色鋼鐵行曲」，每一步如銀槳樣擊打起一朵音樂的浪花，每一動作如小喇叭（克拉里奈特）奏起奏起一片舞蹈的旋律，牠的姿態是那樣神聖，高傲，賦予全宇宙都備有的鐵蹄下，……當牠疾馳着，飛越障礙時，牠傾下頭，小耳朵七言樣的前擺然後利，烏亮而長馬鬃如水樣向後潰退，黑鬚毛的尾子豎硬筆直如鉄索，頭，耳，頸，背，尾，一溜平，滾一溜直

四蹄奔出，成閃電形，一支箭似地直衝過去，一切迎着風前進，（七首似地耳朵在響）奔過了一座又一座的障礙，那巨偉的身子飛入空中，御風而行，全身的黑鬃毛燃燒起一片暗紅的火燄，四蹄不斷電光樣閃過去，閃過去，人們只見一片片火燄在閃過去，閃過去；這火燄閃耀着，旋轉着，膨脹着，一個火燄連續一個火燄，馬身馳騁處，一路盡是火燄，火燄，頃刻之間，跑馬場似乎在燃燒起來，爆發了大火災。

表演完畢，滿場崩裂起大雷雨似地喝采聲與掌聲。騎手拭拭汗，跳下馬，一面溫柔的撫摸着馬鬃，一面從口袋中取出汗加啡的潔白方塊糖，放在馬的高傲的嘴裏。馬咻咻的嚼着，饑饉的嚼着糖，眼睛裏露出得意的笑容。日積月久，馬竟產生方塊糖的饕餮嗜好。每次表演高級馬術，爲了獲得方塊糖的犒賞，牠的技術分外顯得精采。那白白的甜甜的小方塊引誘起一個甜蜜的回憶。這誘惑最強烈時，即使不表演馬術，牠也用長長的闊嘴掀動起曾放過方塊糖的軍衣口袋。

馬的雄偉體格決定了馬的雄偉精力，牠能挽載重八十三個普特的車子，（一普特合三

十斤），抵得上三四匹常馬的挽力。當牠不停蹄狂馳時，連續五小時內，每小時能保持六十華里的速度，一晝夜能跑七八百里。一人半高的土驢，（約二米達），牠只一縱身，就載着勇敢的騎士，極輕快的飛越過去了。

是這樣不平凡的名馬，在西伯利亞戰爭時代，他能用一千八百金盧布買來，現在每天却爲五元四十斤的燕麥發愁了。——這馬的雄偉精力的來源，是由於每天四十斤燕麥，一些未經雨淋的翠綠乾草，以及大幫的食鹽，（這是他額外加添，豐富的養料的）。

被戰爭與職業遺棄了，而養着這一直被「戰爭」的奶汁撫養大的名馬，對他不過是最大的諷刺。

「給無前另外找一個好主子吧！」他竭力裝冷靜的想着。然而，這無情的冷靜旋即如曇花般消失，突然襲擊他的是一陣無名的傷痛，他渾身不自覺的抖顫起來。

「呵，我離開無前麼？……」他苦痛的終扭着手指，在馬槽門口來回走着。他本不能忘記：他的生命生涯，有四分之一是消磨在他身邊。他和馬有着比大海還深的友誼。

當他投入革命火燄中，馳騁於西伯利亞戰場時，他曾幾十次，馬和他曾共同冒着最兇烈的砲火，殘酷的砲火震盪着過去。打過騎兵衝鋒隊，打過敵人先鋒馬，馬比人是更多的受着死神青睞的對象。然而，牠卻從不覺意而任過一擊。在軍中，蘇聯哥薩克騎兵是全世界騎手崇拜的輻輳點，當他拍着無前飛馳過去，指揮這些「騎兵之王」時，他的騎禽與馬的雄姿，邁這些騎士們甘心的俯下頭。！他與他的馬並沒有辱沒了哥薩克的燦麗光輝。

這樣想着，熱烈的愛使他嫉妒任何一個另外的人做牠的主人。他不能忍受任何人跨在無前的背上，就如同人不能忍受任何另外的人擁抱他的妻子。

「不，不，我絕不能放棄無前，我絕不能放棄無前！」，他發狂的想着，咬着牙齒。

然而，每天四十斤燕麥……

在甯古塔，他是一個雙手空空的流浪者，閑住在友人家里，借用着友人的馬槽。一切的一切，全向友人伸手。

每天在街上游蕩着，看牡丹江的碧水向東流去，看太陽從東邊起來，又向西邊落下去，把最末的殘謝的紅光渲染到水面上……

牡丹江水上並沒有飄浮着燕麥。

甯古塔的繁華大街上也沒有堆着無主的乾草。

三

深秋的夜。秋月睜着哀傷的大眼睛，銀色的眼淚如泉水樣流瀉到地上。這是一個大月魂天之夜，一個令人心跳的夜。天上星羣在顫。一片片葡萄色的雲彩在悠悠流動，空闊也在流動。夜的羽翼在震顫。秋涼猶如一片冰榨的石榴汁，颯爽而酸澀的四溢着。

他悄悄向馬槽走去。月光描畫出他的孤單的影子。這正是深夜，他不能睡。一股強烈的渴望，使他想看看無前。他被一個悲哀預感侵襲着，似乎意識到分別是不可避免的了。

隱隱的，一陣聲音從馬槽裏傳出來：「嘩察察，嘩察察，嘩察察，」這是馬嚼乾草的聲音。

他的腳步還沒有踏入馬槽，那畜牲從腳步聲中，彷彿聽出主人的到來，不禁輕輕發出一陣愉快的嘶叫聲：「呼嚕嚕，呼嚕嚕，……」馬在歡迎他。

「哦，可愛的！」他輕輕在心裏喚着。快到馬槽門口，他突然停下腳步，側耳諦聽。馬嘶叫了一陣，不見主人到來，腳步聲竟消失了，牠似乎有點失望，停止了嘶叫，只默默嚼乾草：「嘩察察，嘩察察，嘩察察，……」

他突然出現在門口。

這意外的出現使馬吃了一驚，牠停止了咀嚼，爆發了一陣感謝的狂喜，再度發歡的嘶叫起來：「呼嚕嚕，呼嚕嚕，……」

「傻東西！」

他輕輕罵着，逕自走過去，溫柔的撫摸着馬的鬃毛。

馬槽裏瀾漫着濃烈的乾草芳香，像傾潑了滿地香檳酒。蒼白色的月光攀爬過木牀上的小欄杆，美麗的雲遮來，滿屋子都是奶白色光華。在皎明的月光中，他看清了馬的表情。

由於軀幹的龐大，馬不像狗那樣活潑的表現出對主人的親愛。然而，就在這畜牲的忠厚單純的眼色裏，他已看出一個少女在窗下接待情郎時的溫存。牠煽動烏油油的小耳朵，鬃毛潮水樣向一邊洶湧着，輕悠悠的踢着蹄尖，一行發歡的擺着頭，昂起尾巴，盡力用柔和的眼色瞪着他，一行咀嚼着乾草，不時輕輕嘶着，嚼草聲與嘶聲伴奏着，投到月光裏；

「嘩察察，嘩察察，嘩察察，……呼嚕嚕，呼嚕嚕，嘩察察，嘩察察，嘩察察，……」

網形的鐵絲「乾草簍」一上，堆着用草叉子鬆散開的乾草，自收割以後，從未給雨水淋浴過，一直保持着一油油的翠綠色。乾草簍裝置在牆上，馬伸起頸子，大嘴巴正好接觸到乾草，她一束束的拖下來，貪饞的咀嚼着，咀嚼着，……

馬的嘶嘶聲把他帶到遙遠的回憶裏。在亞伯利亞作戰時，那大馬槽容納着幾十四軍馬。深夜，一切聲音全死了，只有馬嚼乾草聲激響着，如一陣陣狂暴的雨點子急打在枯葉上，一陣比一陣急，一陣比一陣緩，從深夜一直響到黎明，直到簍子裏的乾草耗完了，這急兩聲才停煞住。在這急雨聲中，只要他一走到馬槽門口，其中必有一隻馬停住咀嚼，發出歡悅的嘶聲：「呼嚕嚕，呼嚕嚕，呼嚕嚕，……」他用電筒照過去，那正是無窮，……

他沉醉在這點樣的咀嚼聲裏。

「嘩察察，嘩察察，嘩察察，嘩察察，……」

偶然間，在月光的照耀中，他看見馬的右後腿上那顆足有鴨蛋大的骨瘤，他又沉入回憶中。

那是一次最滑稽也最險惡的戰鬥。在一陣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裏，他們二十八騎解決了二百五十個敵人，一顆子彈打碎了他腰上的望遠鏡，一顆子彈擦過了馬的右後腿的「飛節」，外側骨穿破了，——痊癒後便殖生出這樣一個骨瘤。

全世界騎馬兵種，選在「人馬之親愛」那頁課本中擇扎着時，他已越過這一頁，前進到「人馬靈魂之溶合」。馬的血液滲雜着他的血液，他的血液裏也滲雜着馬的血液。在戰爭中，他們的神祕的精微的合作，比一個名管弦樂隊更協調。在那些無邊無涯的黑夜裏，當他高舉戰刀，躍馬衝入敵陣，由敵兵身邊馳騁過去時，雖然是在極峻急的速度中，馬與敵人所保持的距離，仍是不遠不近的，正好讓他的戰刀直斬到對方的頭上。主人的思想與慾念，似已注射到馬的血液裏，那星星樣一點點的智慧的靈犀的液體，只有在情愛的最深的脈管裏，才能綿綿流動，……：

不知何時起，馬的嚼草聲已然停止，他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抬頭望過去，那隻子子裏的乾草業已耗盡了，馬在用蹄子向地上扒着，撲着，發出響亮的「沙沙」聲，這是牠索取糧草的表示。

「壞東西，這麼貪吃！」他愛撫的譴責着，索性放縱感情，到馬槽的另一個角落裏裝了一布袋約十斤的燕麥，把布袋套在馬頸上；「傻寶貝！吃吧！盡量的吃吧！……像這樣

的餵法，也沒有幾天了。」

馬不完全懂得主人的話。這意外的犒賞使牠狂喜起來。牠感謝的用耳朵磨擦着他的胸口，磨擦着，磨擦着，——這是牠所有動作中最親昵的表示。

他癡癡的望着馬。

馬也望着他。

一剎那間，在銀色月光的照耀中，四條視線交流成一片，人馬的靈魂已溶合為一體，

馬旋即埋下首，大聲在布袋子裏咀嚼燕麥，偶然抬起頭，在哀愁的月光中，牠看見一滴晶濛的滾圓的水珠從主人的眼角上滾滾下來。……

四

分離是命定的了！

穆陵縣的貧民鄭寬植，他的一個熟朋友，企圖爲他解決這個難題，和他商量，把無前租給他過一個冬天。在這一個冬季，鄭寬植加入了一個俄國採木公司，在一個「把頭」（工頭）手裏做包工，他需要馬幫助他到太馬溝嶺拖取伐木。

太馬溝嶺到處都是闊葉形的白楊森林。這些楊樹，最大的有幾十丈高的金剛身子，與幾人合抱的粗腰。由於天賦的易燃性，這些碩大的植物命定要被採木公司一段段腰斬，再替給火柴公司，支解成一根根極細的火柴棒子，而用這纖小的屍身作爲燃體，供人間以光明。

沿着太馬溝嶺的山下，是波浪滾滾的穆陵河。入冬以後，河面河底，完全凍結，成爲一條極滑溜寬闊的銀白色道路。

伐了木，一捆捆木段放在木橇上，利用冰面的滑力，從穆陵河上游趕着馬，一直拖到下游車站上才卸下。這些馬爲了拖橇跑冰層，足上都戴着「疙瘩掌」，這是一種俄國

大的冬日走冰層的馬蹄鐵，鐵上嵌以三角釘，前面一個，左右兩個，成「一八」形，猶如
大穿錯的三個鋸齒，這樣才能「巴」鐵蹄子，而不致滑跌。

總算着那遙遠的白皚皚的冰層，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我的無前從沒有拉過這羣呵

半由於對這個貧賤的憐憫，半由於生活的鞭撻，他終於應允了。

「馬，你儘管借了用，無須出租錢。我窮雖窮，並不希罕這個。……！我借馬給你，

毫無條件，只有一個條件：你每天得把牠餵飽，千萬別叫牠掉膘……這不是平常馬，牠
的家歷你知道……嗯，牠一匹能抵三四，一天給你賺個二十來元，不算雜事，可就不了
四十斤燕麥，……」

「哪裏，哪裏，你多幫忙，多照應，一天就餵個十塊八塊錢的麥子，我全能承擔。你
莫愁，儘有牠吃的，儘有牠吃的！……」

五

無前去了。那高大的順從的柔馴色的影子，從他眼裏消失了。那深夜的急雨樣的嚼草聲，也從他耳裏消失了。他的生活裏留下一個不可彌補的空闕。他的慣於操縱韁繩的雙手，有時是說不出閑空難耐。他的慣作騎馬勢的兩腿似乎逐漸變得軟弱起來，他被戰爭遺棄了，他被他的馬遺棄了。深夜獨自在馬槽門口徘徊時，他不禁深深的，深深的懷念起銀前

遐想着太馬溝嶺的搖蕩着雲海的白楊林，穆陵河的冰層一溜白，一望無垠，……

在「噓噓」雞鳴聲的線繞索迴中，工人們浴着黎明的曙光，趕馬到太馬溝嶺，把伐下的一端整成方眼的白楊木柱子，搬到擡墩上，用繩子穿過方眼，繫在擡墩的兩根木樁上，再用樁上的繩子，繫住馬頸上的「套頸」，「遶，遶，遶，遶，……」一頓么喝，一面舉

起鞭子，趕着馬由冰層溜下去。山嶺中與冰河上滿佈着一千多工人，穆陵河畔旋舞起一片伐木聲，呼喚聲，么喝聲，人語聲，嘈雜聲，……這些神祕的聲音揉混在一起，猶如那伏爾加河初化冰時放木筏下水的船夫聲。

那些半船形的木橇，在北歐的雪地與冰層上，原是狗拖的，現在加在馬的後面，同樣表現出人對動物的奴役。那圓環形的皮「套頸」加在馬頸上，如木枷卡着罪犯，損毀了馬的尊嚴，傷害了馬的心靈，在「套頸」的奴隸下，馬直是上了十字架，連靈魂也給釘死了。

那些單調的苦役的日子，單調的雪，單調的白楊林，單調的冰層，單調的鄭寬植的農
民臉——這一切無前能忍嗎？

在那盡皮鞭下，搖頭着無前的受屈辱的影子，（他是從未用鞭子侮辱過無前的）……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全身筋肉被絞扭似地痛楚起來。他開始有點後悔了。

在懷恨中，甯古塔的冬季的灰色影子逐漸淡下去，淡下去，……

隨着季節轉變與烈日的烘照，山上的積雪逐漸溶化成雪水，分散成千萬條水流，小溪有聲奔流下來。河裏的冰層，在暖煦煦的春風中，也舒解了透明的凍結的身子，輕輕的曼妙的褪去了一層層的白色冰衣，就像舞女跳蟬翼舞時一層層褪去白色蟬紗似地。

開春的穆陵河的冰層上，氾濫着雪水與冰的溶液，馬無法涉水前進，騾羣也溜不下去，河畔勞動吼聲在慢慢低沉下去，

翌年二月中旬，鄭寬植通知他：無前可以回來了。

六

這是一個陰殺殺的日子；一個黑色的日子。

沒有太陽的甯古塔郊野比沙漠還荒涼。到處是纍纍的荒塚，成百成千的死坟小金字塔

樣屹立着。墳壘叢中，朝南一面的積雪業已溶化，泥土是溼漉漉的，朝北的一面還鋪着片片塊塊的殘雪。在陰沉沉的天空下，這些雪堆子發出變幻的蒼白色。

初春的雷古塔郊野，沒有江南黃鸝的婉婉啼鳴，沒有繽紛飛舞的鶯鶯，只有成百成千的灰毛長尾的「林鴉」在低飛，離地不過一丈，牠們毫不怕人，昂着紅頭，用黑嘴「呱呱，呱呱」地亂叫着，聲音是粗糙而悲憤的。一兩隻鴉不時由空中孤寂的掠過。

遠近的雷古塔的山巒是一些複雜而奇妙的組合，一座座盤踞着，重重疊疊的，並不高峻，數目却異常多，看來好像千軍萬馬似地。山頭山脚，到處是「玻璃亮子」，這是一種闊葉樹，夏天青，冬天紅，現在為寒氣所包圍，閃耀着赭紅色，葉子如一片片寬大的手掌。

遠處是一些大屯子，紅紅點點的。近處有一兩家獨莊子，是一些大地主的「邸鎮」，莊子四圍是泥土修的炮台，担任堡式的防禦。從長方形的「炮眼」裏，伸探出「抬桿」，這是一些從管口裝藥的十八世紀的土炮，在「抬桿」的桿口上，高吊着紅手巾，是預祝紅軍勝利的標誌。在陰沉的日子里，這些寂寞的「抬桿」，與血紅的手巾，透映出無限的

淒涼。

山田垣溝溝積陳着，黏着潮溼的冰凍。白色冰塊化凍處，田的褐色肌皮裸露出銅鑲樣的一塊塊的。地上的黑土噴散出沉悶的土味，向陽地帶有小草的綠身子從地層中鑽出來，山陰面則只是蒼長的荒草，一溜又一溜的鋪開去，鋪開去：：：：。

中午時分，一個帶皮帽着黑大衣的漢子出現在墳塚中。他的濃黑的眉宇間透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動，他的臉色是歡悅的，與頭頂上的天空及四周的荒涼景物正相反。他在墳堆上蹲了一會，又亢奮的站起來，走動着，走動着，一會兒又蹲下去，不久又站起來，：

陰天的雲層也有一種陰沉的亮光，道光在中午最明亮。中午過去，這陰沉的亮光愈益陰沉下去，那毛茸茸的光似乎在收縮着，收縮着，：：：：

道漢子看看天色，從身上取出火車票，自言自語着：

「快兩點了，無前怎麼還不來呢？……成一笑說是準中午來呵！：：：」

他記得很清楚，昨天成一笑在六十里外一個車站上打電話來，說無前今晚中午可回漢

曹古塔，成一笑不是一個荒唐人，在路上該不會有什麼耽擱。

一個星期前，當他接到鄭寬植的通知信後，就立刻央成一笑幫他到穆陵縣把無前接回來。在他的勞工朋友中，成一笑是一位樂天派，正像他的名字一樣。成一笑從不知道眼淚與悲愁，似乎全世界的幸福都聚集在他的肚皮裏。不過，昨天，這樂觀漢子在電話裏的聲音，似乎有點淒楚，但也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寥寥數語，告訴他無前回來的時間。

一個不安的感覺包圍着他，他想起馬的旅程。

穆陵縣距曹古塔不過二百四十里，今天却已是無前啓程後的第六天了。

「二百四十里路，爲什麼要走六天呢？他纳闷着，回憶起無前過去一小時六十里的紀錄。按着他的估計，無論如何，中午也可到達了。」「該不會有什麼吧！……鄭寬植的來信上，還誇獎馬的精力哪！」

他焦燥的徘徊着，徘徊着，……

「許是路上就擱了。」他憂切的懷念着！「然而是一是怎樣的一種耽擱呢？」

絞榨出各式各樣的推測與想像，他尋不出馬在路上耽擱的理由。

他的眼睛落在荒塚上。那些孤淒的墳尖子給他以不快的感覺。墳塚中，有的是新修的土，頂子堆得尖尖的，墳頭上還殘留着錫箔與紙錢的乳白色的灰燼，長眠在地下的大約是一個新離開世界的靈魂。有的年久失修，坍塌下去，只剩一個平平的土覆子。有的則頹圯得不留一絲痕跡，只有深埋在草中的墳前灰白石碑昭示出曾有一個屍體在這下面腐爛過。荒碑一座座崢嶸的屹立着，固執的屹立着，渾身是淒冷的，有着深不可測的陰鬱與傲氣。碑上的字跡，當年雖由石工一鏈鏈一鑿鑿雕琢下來，而今受風霜雨雪的剝蝕與沙塵的擊打，凹陷的鑿痕已積了一層層的灰土與污垢，「臯清齋人先妣趙太夫人：：」一類字樣已有點模糊。有的碑完全被荒草埋沒，用足踢，才知道那是一片石頭。墳墓四周，兀立着枯禿的白楊與榆樹，地上躺着枯死的白楊葉與榆葉，這全是一些脆弱的殘片。

墳塚中的凋殘荒涼的姿色，烟灼着可怖的死的顫慄，他看着看着，視線抖顫起來。

轉過頭，他向路上望過去。在這陰沉的日子里，路上行人極稀少，路是寂寞的迂迴着

，向遠方伸展過去。在路的土層上，雕刻着大轆轤車的車轆，一道一道的深深陷下去，似在張開凹陷的絕望的眼睛望着他。

望着這些車轆、他不禁想起那些大轆轤車子。當車輪子陷在轆裏時，馬是怎樣可憐的掙扎着！趕車的舞着長鞭子，鞭子在空中畫出一個又一個的大圓圈子，嘴裏呼嚕着：「達，達，達，達……」

「唉，無前怎麼還不來呢？」

天色漸逐暗下去，他有點焦灼了。他無可奈何的點燃起一支烟捲。拚命的吸着，又拚命向天空噴去。一股強烈的慾望支配着他，他熱切的希望煙篆向天空直衝上去，然而，令他出於意外的，那煙篆竟一直往地下鑽，氣壓是可怕的低，要落春雪的天氣。天上的陰雲抹着煤煙色，沉甸甸的向下墜，要落下來似地。曠野的風吹過來，拂過去，從他嘴裏噴出來的藍色煙圈子全給打散了。

他吸完一支煙又一支煙，一口口用全力吸進，又全力噴出去，憑藉着煙篆的上升，使

心願的愁苦也冉冉飄散，然而，連這一點點的慾望都不能被滿足。他的失落的眼睛費力的向遠方望過去，……

路上什麼也沒有。遠方始終沒有馬出現。

「唉，我的好無前，你爲什麼還不來呢？知道你的老主人在怎樣熱烈的渴念你哪！……」

他神經質的獨語着。他是在對墳墓說話，對石碑說話，對白楊樹說話。

黃昏黯然來了。郊野愈益顯得可怖的黯慘而陰鬱。在黃昏中，芝蔴田裏剩下來的光桿子，如一個個侏儒，在風中搖頭着身子。坟地白楊與榆樹下面的死葉似在風中哭泣着。

隨着天色的陰暗，風把荒草也鞭打得更殘酷了：……

他身上的煙捲全抽盡了，路上還沒有馬影子出現。

說不盡的煩惱。說不盡的焦燥。他突然對遠方狂喊着：

「無前，無前，你在那裡？你在那裡？你在那裡？……」

沒有回應。沒有反響。

在失望中，一剎那間，無前的雄邁而高傲的姿影又在他的記憶中復活了。而那過去的生死一幕如一幅大油畫樣站在他面前……：

那是在一場最激烈的戰鬥後，他頭部受傷，腫得像笆斗大。在木炭色的夜里，他帶傷領着一營騎兵，以急行軍向一個新地轉移，在一座幾十丈高的削壁邊沿上，五百多騎疾馳着，疾馳着，疾馳着……：

突然——！——！

：「崩察——！——！一個尖銳的聲音急響起來。

無前滑了前蹄，一足踏空削壁，沿着壁面直滾下去，直滾下去……：

五百多騎立刻混亂起來。

削壁有七十多度的急傾斜，遠遠看，與平地幾成直角。無前滾下去，滾下去，牠的最高智慧逼牠死攔住壁面的黃土層，牠死扒着，死抄着，死抓着，又一節節滾下去，滾下去

受傷的騎手已忘去一切苦痛，石像樣直坐在馬上，一動也不動，兩腿拚命往內夾，似要把馬的勁條骨夾斷，……：

黑魘魘的夜襲襲的吞噬了一切。

當離地約三丈時，馬終於支持不住了，作出將要滑失前蹄把一切付諸命運的表示。就在傾會死亡將到來的前一秒鐘，騎手突然閃電式一挺腰，向馬臀部疾倒下去，把重心移向馬後身，雙手用全力急掙住韁繩，盡全力向上高舉着，高舉着，……：這一「扶助」動作，剎那間給馬以狂風暴雨式的敏悟，牠拚出最後危險，孤注一擲，縱身一躍，向地上跳去，竟落在一片平坦地上——人馬無恙。

是這樣偉大勇敢的無前！牠把他從死神懷抱裏搶過來，他怎能忘記他？他怎能忘記他特別是無前表演「西班牙步」時的傲態，牠那超人的雄壯姿勢——

突然，像被擊了一錘，他從回憶中驚醒了。

遠方出現了兩條黑色委影。

這委影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啊！無前！」

他從靈魂裏認識出：這是無前，這就是在於萬人中表演過高級馬術贏得聲如雷的無前！這就是壓倒一切馬的無前！這就是或他參加過數十次戰鬥的無前！這就是載他馳騁在圖伯利亞的無前！這就是能飛越二米達高牆日行七八百里的無前！這就是永遠保有最雄偉最冷峻的委影的無前！

他的血液急速的旋轉着，他的心「東東」跳，他渾身愉快的抖顫着，臉上衝了血。大歡喜如千萬條冰河的解凍，在他身上無限制的溶解着，溶解着，……：

「啊，無前來了，」他大聲喊着，興奮的跑過去。

是的，無前來了！

無前來了！

無前由那遠遠的莊子裏來了！

無前由那排白楊樹下面來了！

無前由那芝蔴田的旁邊來了！

無前走過那株老榆樹了，走過那株枯禿柳樹了，……

無前走過第一座墓塚了。

啊，無前無前，你怎不快走，怎不快走。

啊，我的心爲什麼跳得這樣快？我的眼睛爲什麼模糊了？快睜大眼睛呀！睜圓眼睛！看

清無前啊，……

啊，天是這樣暗，這樣陰，快給我光，給我亮！

啊，你看天！你大地！快給我光，快給我亮，再光些亮些，我好看清楚我的無前啊！

我必須看清我的無前啊！

無前在走過第七個墳塚了！無前在走過第八個墳塚了！無前在走過第九個墳塚，第十個墳塚了，……

馬終於被成一笑牽過來。

在大歡喜中，他終於看見他的無前了。

馬呆立着，全身肥甸甸的肉已被搗犁吸乾。那圓圓臀部，瘦成兩塊有角的四方形，猶如兩塊嶙峋的山巖。馬的肌肉在乾涸下去，一條條肋骨，鐮刀樣凸顯出來，全身只剩下一付骨頭架子，比僵屍與骷髏還可怕。當年光滑如鏡的棗騮色馬毛，現在是說不盡的乾癟，枯萎，纏摺，發出死暗的苦黃色，像一條審過羅瘡的癩皮狗。馬的兩隻大眼睛，當年會是無限的挺拔與驕傲，現在却深深凹陷下去，凹陷下去，充滿了頹唐，可憐，像兩口吸乾泉水的被遺棄的枯井。那短短的小耳朵，當年精力健旺時，經常是機警的緊貼在一起，現在是頹廢的遲鈍的鬆散開了。那長長的馬首，當年慣是昂然高舉，目空一切的，現在却悲哀的卑怯的低垂到地上，深深的，深深的，低垂下去，似乎羞見老主人，要把整個腦袋都埋

到泥土裏，埋下去，永遠埋下去，不再抬起來，……：

黃昏愈益陰黯而悲慘，天似乎在用雲彩的黑手急掩住自己的眼睛，發誓不再看地上的一切。白揚與榆樹的光禿枝椏，在絕望的伸起手臂向天呼籲。曠野的風在嚎哭，荒草與死蕪在傷心的哭泣……：

悲哀如暴雨樣急打着他。他瘋狂的緊抱住馬頸子、昏厥過去了。

七

當他滿面淚水的醒來時，從來樂觀的成一笑哭着道：

「唉，真慘哪！……：想當年，你是怎樣疼無前來着！你爲了這匹馬，費了多大心血，操了多大心思？你是愛馬勝人，你對你好朋友也沒有這麼疼過，……：你用綢手絹給無前拭鼻涕口抹，你餵牠糖吃，你夜裏常不睡覺去看牠，牠身上有一點髒漬，你就把馬夫打

個稀爛，！小這一切，我全記得，我全記得，……唉，唉！你當初是怎樣疼無前來書！……可憐我到鄭寬植家裏，一遛馬槽，眼淚就簌簌落……大冬天的，鄭寬植這小子，一天趕馬跑四趟穆陵河，平常馬只能跑兩個來回，二百四十里，兩趟拉人，兩趟拉木頭，一擡木頭有兩千多斤……開春冰化了，鄭寬植沒工作，餓不起馬，就有一頓沒一頓的糟塌。是怎樣少的馬料呵……無前餓了七八天了……二百四十里路，直走了六天，可憐無前哪走得呵。我先還騎着走，走着走着，一牠那搖搖幌幌的乏勁兒，我實在不忍心了，就牽着牠走。過太馬溝嶺，爬那大山頭，可憐牠倒下去四次，倒在地上直喘氣，就要死過去似地，在地上躺了好久，我扶着牠，這才勉強掙扎着爬起來，一天活捱着走個四十里，哪走得動呵！……今天中午本就該到齊古塔，一路上死拖硬捱的，可憐直走到現在，……唉，唉，慘哪！年中不是年頭，畜牲跟人一樣，也受盡欺負……唉，唉，也怨不得鄭寬植，他……是為生活所逼，為生活所逼，不得已呵！……

八

他已記不清把馬牽回去的那一夜，是怎樣過去的。

那是一個瘋狂的夜，說不盡的悲哀與痛苦！

他典當了所有的衣服，買了二百斤燕，大量的乾，真鹽。不斷的餵飼着馬，一口口的餵飼，不斷的撫摸着，……

無限的餵飼，無限的撫摸，……他忘記了一切。

一星期後，馬稔上了厩，他賣給一個富裕的商人，一個愛馬的商人。——真馬離別他那一幕，他不敢再回憶了。

九

就在賣去馬的當天下午，他狂飲了大量的酒。天黑了，他醉醺醺的撞進寧古塔一家戲院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什麼。

他也沒有看戲目，就昏頭昏腦的歪坐在長椅上。雜在千萬蜜蜂亂舞似地「嗡嗡」人聲中，他什麼也不看，遲閉上眼睛，昏天黑地的想着，腦海如暴風雨剝襲下的大海，千千萬萬波濤亂滾着，亂奔着，一波波的湧着，湧着，……

突然，「匡匡匡……」一陣鑼聲亂響着，使他從沉思中驚醒過來。

他睜開眼睛。

隨着鑼鼓聲，絳紅的幕布流水樣向兩邊分展開去。台上的佈景是一月蕭條的客店。

鑼鼓聲停了，胡琴聲響起來，是「慢三眼」。琴音異常淒涼憂鬱。音聲聲溪水樣流蕩在鬧騰騰的燥熱的空氣裏，又顛顛的向四周浮動着，繚繞着。

隨着憂鬱的琴聲，一個黑袍黑紗球的中年漢子，出現在他的眼簾裏。這漢子臉上充滿頹唐與憂傷。當「過門」奏畢時，漢子抹了抹頸下的蓬蓬鬚鬚，猛一抬頭，憂傷的唱着：

「店……主……東……帶……過……了……黃……驟……馬……」
這正是秦瓊賣馬。

他猛然跳起來。

「嘩——察！」一個茶杯給他砸在地上。

「嘩——察！」一個茶壺也給他砸碎了。

瘋也似地，他拿起手邊所能拿起的茶杯茶壺，向地上狂砸着。附近茶杯茶壺砸完了，索性一脚踢翻椅子，掀翻放茶壺的長台子，懷着無限仇恨，他用腳躁折椅子，把折碎的椅子向人叢中拋過去。

他附近的看客先還發楞，旋即發一聲喊，恐怖的躲開，喊着，叫着，一時滿院大亂，擠成一團，台上的戲停演了。羣衆如無頭蒼蠅似地亂碰亂撞，喊着鬧着。

「瘋子來了！瘋子來了！」

他索性把一隻隻椅子向羣衆頭上拋了過去，不斷把茶壺擲過去，拋過去。

「啊，瘋子！瘋子！瘋子！……」

終於被幾個力氣大的漢子抱住了。他雙手被反剪，再也不能掙扎，只能狂喊着道：
「欺負人啊！欺負人啊！……這不成世界了！這不成世界了！……啊，欺負人哪……
唉，唉，這還是世界嗎？唉，唉！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抄）

露西亞之戀

一九三三年發生在柏林深夜的故事

五月之夜，相愛之夜，五月旗之夜，不夜之夜

七色的虹彩蛇樣疾游着，旋舞起蔷薇色的葡萄色的金橘色的波浪，天色的溼藍色的
鮮紅色的珊瑚色的波浪。瑰麗的小夜曲，朔拿大，康塞特，從喬皇的咖啡館裏傾瀉出來。
明亮而幽靜的百貨公司的玻璃活葉門，不斷吞吸了一批客人，又吐出一批客人；在這滔滔
滾滾的潮流裏，搖漾着十字袖草；黑色的燕尾服，褐色的納粹禮，……

柏油道挺起全歐洲最寬闊的胸脯子，讓各式靴鞋「踢踏」着。褲襠黑布的大曠曠性者，牽了狼狗寂寞的走着。道旁白楊在風中抖顛。街頭歌人的悲怨的 *Chanson* 聲浮漾在暮色的夜里，聲音帶着數不盡的銳角。街車喘息着奔馳過去，軋七林的腥味，混淆了從啤酒店裏氤氳出來的臘腸的芳香。在街的拐角上，全身彩色的德國貨野雉，頰上塗了濃濃的鉛粉，唇上抹了厚厚的口紅，扭轉着鰻魚型的腰肢，向行人投出充滿肉感的聲音，興奮得要緊把全世界男子都攔到懷裏，要把每一片肉分散給每一個行人。

沙羅吞堡火車站不時飄漾出鋸軌震動聲。四月的夜風播散出納粹集會裏的尼采式的吼聲，嗚吼聲的嚴厲的餘音繞繞着教堂的艾特式的塔尖，塔尖是高高的，尖尖的直刺入夜天。一隊隊的 S A，現代尼羅們，傲然經過大火劫餘的國寶，向那金碧輝煌的圓頂投出傲慢的瞥視。遠方工廠馬達聲，雜着巷戰的喊殺聲的意味。

四月之夜，黑啤酒之夜，不夜之夜，……彩色霓虹燈烟耀着「納粹皇帝」的彩色仇恨，這仇恨的彩色在眩惑着挹鬱的日耳曼子民，眩惑着，眩惑着……

當金與明逸出黑啤酒與香檳的包圍，戴着面具的狂舞與最眩，從韓僑歡迎會的夜筵上出來時，已是下午九點三十五分。

半打以上的漢堡啤酒，這時已在金身上發了酵，他的血液急速的運行着，血管裏要冒出火似逆。他記得很清楚：刻鐘以前，故國的親切的語言是怎樣熱烈的擁抱着他，撫摸着他的，那一條條同命相憐的眼色與臂膀，以及相互共鳴的心聲，直使他如歸返那到處是潔凈泉水的祖國，那開遍杜鵑花的故鄉原野，那說不盡的美麗的「槿花之園」(註七)，展開在他眼前的是銀白色的朴淵瀑布，露染津的碧柳深深低垂，……在不可言說的興奮中，一瓶瓶黑啤酒直灌到他的喉管裏，一瓶瓶的，一瓶瓶的，直像在灌白開水。

當他與馬占山李杜一行從蘇聯托木斯克出發，越過波蘭，初踏入這日耳曼的都門時，

這個在凡爾賽談判繼續。掙扎的民族，立刻向他們張開臂膀，從心底湧出熱烈的歡迎，似乎這並不是在歡迎從冰天雪地中過來的戰士，而是在接待同在暴風雨中生長大的自己的兄弟。各式各樣的歡迎會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熱情與鼓舞。在一個集會裏，無意中，聽聽聽了柏林大學教習的同胞明。這位熱烈的哲學講師，十年前就在朝鮮的日文報紙上，看到金的被革命火燒灼傷的名字。這次在異域邂逅，明是感動得抖顫了。懷着無限的崇高敬意與興奮，明用電話通知了柏林市內的幾十個韓籍學生與僑民，決定今晚設筵歡迎這個參加了中國「九一八」抗戰的祖國老革命者。

這筵席是熱烈的，悲痛的，從一開始，筵席上便響起黑色的音符。

在瘋狂的擊聲中，金終於應主人請求，站起來說話了。

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的拳頭握得緊緊的。他不是在做演說，而是在控訴。從一開始，他就大聲控訴：當火車從蘇聯入波蘭國境，看見波蘭國境線上那些挺胸昂首的戍兵的雄姿時，他是怎樣的深深感動。

「我永遠忘不了那在陽光中跑着跳着的波蘭孩子。我永遠忘不了波蘭的自由的原野。我永遠忘不了波蘭的陽光。我永遠忘不了再生的華沙。華沙一切全是嶄新的。在華沙，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在嘲笑我。諷刺我，在譴責我們那些甘心做東京奴隸的同胞。……華沙是一隻剛從灰燼中再生的鳳凰，在昂着驕傲的頭。在搖舞着驕傲的尾巴，在向我責問：我們，曾遭三次瓜分悲運的民族，現在是再生了，你們這些「檀君」子孫（指韓人）呢？……」

「卅二年來，我們一直與東京的枷鎖肉搏着。爲了再把太極旗插到漢城，卅二年來，流不盡的血，流不盡的淚；然而——旗必須再插在漢城！」

「是的，我們沒有了祖國，沒有了家鄉。沒有了大同江，沒有了金剛山，沒有了朴淵瀑布與露梁津的楊柳……我們所有的只是錄歸與死亡，腐爛與沉淪。……狗一樣的，我們被放逐到那美麗的半島，被放逐到東三省，被逐到西伯利亞，放逐到歐羅巴與阿辛利加，永遠流浪，流浪，唱——」阿里朗」的哀歌。阿里朗，阿里朗，多悲慘的阿里朗呵！……」

「可是，我們還回去呵！我們要回去呵！我們要回去呵！我們已經回到那開遍杜鵑花的祖國。我們要

再回到那處想，聖潔泉水的。我們要再吻一吻這先用血與淚灌溉的土地，那些淡紅色的土地，……我們要再吻一次，再吻一次，……哪！只吻一次，只吻一次，……」

說到這裏，他的感情支持不住了，臉上掛滿了淚水。在簡略敘述了韓國革命者在中國的近況後，他流着淚水，揚起緊蹙的拳頭，沙着聲音喊道：

「去死罷！我們這羣應該死的！去受苦罷！我們這羣應該受苦的！在死亡與痛苦中，我們才能再生，——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整個毀滅，或是三千萬檀君子孫全部死亡，……」

還沒有說完，金的喉管已哽塞住了。席上十幾個主人全流下了眼淚，淚水一滴滴落到酒杯裏，……

於是瘋狂的舉起酒杯！

金不能再想下去了。一切的一切，對他全太刺激。他是在絕望撕碎了。從離開滿洲托

木斯克起，這絕望一直沒有離開過他。在坎德大街南京飯店的盛大歡迎會裏，儘管韓國華僑們對這羣抗日英雄備致頌詞，滿聲響雷樣的掌聲，然而，在他聽來，每一句話全是最刻薄的諷刺……

「爲什麼我是韓國人呢？爲什麼我是韓國人呢？」深夜，他獨自關在自己房間裏，用拳頭捶打自己的胸脯，拚命咬着嘴唇，痛苦的想着。

現在，當他在柏林的夜街上疾走時，這些思想仍緊緊纏着他，不放鬆他，磨折着他。他邁着大步，痛苦的跑着，無視了一切。這時，任何人投給他一個最小的蔑視，他都會拔出戰刀的。在他的眼裏，這已不是出生過腓烈特大帝與俾斯麥的都城，這也不是威脅過全世界的帝京，他所看見的似乎只是一片比戈壁沙漠還荒涼的曠野，他必須急速的跑過去，跑過去，……

「我們究竟往那裏跑呀？」在經過歷史上的腓烈特大帝的御庭外面時，他突然停下脚步。

「隨便跑吧，直到疲倦爲止。」金也站下來。

「不行，現在已經有——」明看看錶：「十點四十分了。」轉過頭，看着金：「怎麼樣，找一個咖啡館坐坐吧——今晚讓我好好招待你一下。」

「不要提招待，……如果說招待，今晚我是有更大理由招待你的。……」

「理由？你也有招待的理由。」

「你聽我說完呀！」

金告訴他，今晨在德國公共射擊場打「十環靶」，十發手槍打中了九十四環，（註二）驚動了所有在場的德國人。「啊，難怪馬塞軍能抗日，他的部下是這樣精銳啊，」消息傳到馬的耳裏，這位老將軍是說不出的高興，立刻餽贈金五十個美金，要他買一支好手槍，算是對他的獎勵。

「你說我該不該請客？……。」

「我承認你的理由。但你得承認我做主人。」明笑着：「你莫再費口舌了。你先告訴我」

：今晚你願意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

金沉吟了一下，緩緩的道：

「這裏有流浪族民族嗎？——今晚的情緒，是只容許我和流浪人在一起的。」

「行，你跟我去，一切莫問，——你跟我走。」

（註一）槿花為韓國國花。

（註二）「十百靶」，即每靶外圍十環，十發手槍如能打一百環，即算完全中靶。通常十發能打五十環則甚不易。

三

走過一條街入一條街，明終於把金帶到一條靠近柏林郊外的寬大柏油道上。

「這是柏林的『浪人之街』。」明解釋着。

金抬起頭來，看了幾家店面，微微有點興奮。這一帶正是白熊咖啡館的集中地。

走過幾家這樣的咖啡館，金並沒有跨進去。從它們的門面裝璜看來，這些咖啡館真像靈魂之間，似乎尚缺少某種神秘的聯繫。

這樣走過一家又一家，金不禁有點失望了。

在失望中，猛抬起頭來，他的視線突然被一片輝煌的光彩吸引住了。

在他的身旁，兀立着一座規模宏大的咖啡館。館的門面的整個一扇牆，就是一幅巨大的四方形的奶白色的摩沙玻璃燈，在燈的不透明的玻璃面上，繪製了一幅彩色畫圖。畫上是寶石藍的天穹，天的下面聳立着銀白色的北極冰山，一隻白熊屹立在冰山上，垂首凝望蔚藍的北極海洋，熊的後面，在遙遠的北極洋的天際線處，輻射出燦爛的「北極光」，利用五彩電燈光的配置與電流的輪迴力，這電虹似地「北極光」交替着繽紛的五彩色。在北極光」的上端，播着幾個花體的俄文字，「白熊咖啡館。」

這北冰洋彩色畫磁錫似地吸住金，他的兩足已黏在地上，再不能往前走了。他聽到門內的弦樂聲。

金凝思了一下，他終於默默跨進這「白熊咖啡館」。明也跟着他走進去。

推開門，潔白制服上繡着金線的白俄侍者攔住着，侍候他們進去。

在神竊似地陷進去的樂壇的階層上，重重排坐着廿幾個白俄樂師，他們正在緊張的演奏着一支德國樂曲。樂壇兩側是兩座咖啡臺，架子上陳列着啤酒瓶，牛奶罐等飲料與一些食品。咖啡臺外面全是客座，一座座白色的圓台子，就像飄浮在海水上的似地那。輕盈而悠閑。三三兩兩的咖啡客集合在一起，喝着啤酒，談着閑話，聽着弦樂。咖啡廳裏的燈光全是半遮光，從髹漆的鵝黃的四壁槽裏，輻射出一條條長虹似的好黃色光芒，光線是說不出的溫柔而輕鬆。

給樂壇分割成兩半的幕壁上，被兩幅油畫整個佔據了。右壁上是一幅北冰洋油畫，畫面與門口四方燈上的彩色畫相同，只不過放大了幾倍。左壁上是一片大火光，火光照耀着

莫斯科的荒涼的戰場，在火光中斜戴三角帽的拿破崙昂然屹立着，兩手交叉在胸前，凸挺出大肚子，一手托腮，縐眉望着火光，在他的被火光照耀得紅亮的臉上，掠過一道甲狀腺腺的萎縮的幻滅的陰影，——這是俄國名畫「莫斯科大火」的模擬品。

望着這兩幅油畫，金不知道坐在哪一邊才好。他遲疑了好幾十秒鐘，經過僕歐的好幾招手，他才順着僕歐的手勢，坐在北冰洋畫下面的一個客座上。

咖啡廳裏特有的濃郁的氣味在繚繞着，飄溢着，這裏面有強烈的雪茄煙的芳香，有紙質的淡淡的氣息，女人髮上的香馥馥的氣味在飄拂，燕尾服的胸襟上的花手絹的香水氣息在海濛，混雜着脂粉與咖啡的芬芳，架子上德國臘腸食品的香味，……這一切水乳似地交融着，交織着，蒸騰着，組成成油脂體似地厚厚的一層籠罩着全咖啡廳。

在咖啡廳的神祕的芳香中，弦樂聲也顯得更美麗了。

要用德語吩咐僕歐；要兩杯啤酒。

當僕歐把兩大杯漫着白色泡沫的黑啤酒端上來時，出於這位白俄流浪者的意外，金貴舉着極流利的「俄羅斯母親」的語言，用宏亮的聲音問他：

「烏拉斯！伊邁亦采！烏！伏特加！伊利連特？（你們這有伏特加嗎？）」

在這樣的咖啡館裏，在這樣的深裏，黃種人的出現，原像午星般罕見。當這海國東方人一走進來，從咖啡廳裏經過時，就已吸引住大部分客人的視線，特別是穿嗶嘰西服的金的光頭，八字小鬚與寬肩膀。現在，當「俄羅斯母親」的語言從金的嘴唇上響起來後，像着了魔法，所有客人全停止談話，驚異的把視線輻輳到這個東方人的光頭上。

在咖啡臺後面的老闆，一個多年流浪在異邦的白俄大胖子，聽見一個東方人的口裏竟發出露西亞的鄉音，不覺大吃一驚，暫時尋覓走過來，揮走了僕歐，親自來招待。他欠

了欠屨，聲音顫顫的用俄語道：

「對不起，您要什麼？您要什麼酒？……唉，在這裏，東方人說俄語的真是少見。」
胖子的藍色眼睛，浮起一層惆悵的薄霧。十年以來，在這一個咖啡館裏，他第一次從一個黃種人的嘴裏，聽到「俄羅斯母親」的聲音，嗅到露西亞黑土的氣息。

看出老闆的疑雲，明用德語解釋道：

「這位先生曾在蘇聯住過很久，他精通俄語……」

「在蘇聯住過？」……「胖子喃喃的重複着，像被打了一拳，下意識的倒退了一步。他張大藍眼睛，對金的光頭研究了幾分鐘，兩臂突然在空中揮了一下，恍然大悟道：「我猜到了，我知道了，你是馬占山將軍的一夥兒，你們剛從蘇聯來，是不是？……關於你們的消息，好幾天前，我們就從報上看到了。今天晚報登得最詳細，我全看過了，一個字一個字的看過了……」

說着說着，胖子渾身有點抖顫起來，臉色是可怕的蒼白。一個痛苦的思想從他腦際閃

過。說不清有多長久了，他與露西亞之間完全隔絕着，先前也碰到一些從露西亞過來的人，但那些人照例是瞧不起他。近兩年自納粹皇帝上台後，柏林與莫斯科之間，已橫堵着一座上齊雲霄的黑暗的高牆，一切的一切，整個絕了緣。

明喝了一口啤酒，放下玻璃杯，用宏亮的聲音搶着道：

「對，這位先生正是馬占山將軍的高級參謀，他剛從祖國來。」

這最後一句話猶如催眠術者的口令，樂壇上的弦樂聲登時戛然而止，整齊，劃一，敏捷。壇上的充滿斯拉夫血液的五十多隻眼睛，湧湧着感情的激濤，不約而同的，電炬般地直射到金的光頭上。

一剎那間，全場啡應是死寂了，比墳墓還沉靜，每一個人全綑緊齒孔，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一點聲音，似怕破壞一個偉大的物體的完整。

金額上滲出汗珠，渾身血液全衝到臉上，他突然跪下來，忍不住大聲喊道：

「是的，我剛從「俄羅斯母親」的懷抱裏來，我剛從你們的祖國來，我往你們的祖國

個女傭找一種酒，用一個年青的妻子換一桶酒，深深的，深深的，沉浸在酒精裏，天旋地轉，昏天暗地的活着。……現在，在他們的有毀譽的面部肌肉上，依然鑄刻着痛苦的條紋。爲生活所琢磨，雖然不再留下一絲粗暴的痕跡，然而在那悵惘的陰暗的眉宇間，却環繞着無限的不知名的悲哀，無限的不知名的憂鬱。而在過度的痛苦的絞扭下，他們的表情竟是顯得有點笨拙與麻痺了，……

這陰暗的面孔與微微抖動的粗壯的白色胳膊，暴風雨樣掀起金的風情，一剎那間，一道神秘的熱烈的閃光像閃電似地在他身上掠過，他自己的一生的坎坷與悲哀完全解了凍。像千萬塊雪水般從一個高峯上奔流下來，奔流出來，……他的喉管裏彷彿哽塞了一塊大石頭，極想說什麼，但一話也說不來，在幾十秒鐘的沉默中，兩條熱淚從他的額上流下來，一滴一滴的落在白色台子上，……

竭力掙扎，奮鬥，往外衝，終於他的蒼白色嘴唇蠕動了，發出聲音了，這不是他的肉體的聲音，這是他的靈魂的聲音，這不是地上的聲音，這是萬丈深淵裏的聲音——

「請不要問我對於沙俄或蘇聯的意見，請不要向我提出道德問題或社會問題，請不要逼我批評什麼或譴責什麼，請不要問我是什麼一種因素：促使你們過去用一個妻子換一桶酒，用一個女兒換一桶酒，……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在我們之間，一切的理論全死了，現在只存在着純人與純人之間的深厚的同情。」聲音突然轉為異常堅決，帶着命令的口氣，「問我吧，問我吧：關於你們祖國的情形。……我要盡可能的給你們以完整的答覆。我知道，在你們的一生裏，再沒有回到俄羅斯母親的身邊的機會了。」

胖老板流着淚，用顫顫的手指在胸前畫着十字。

「是的，憑着上帝，我們再不能回到俄羅斯母親的身邊了。」

從藥師與咖啡客人的褲兜裏，許多條手帕被先後掏出來，又放進去。放進去，又掏出來。當它們每一次放進去時，總多加了一層潮濕的程度。

五

這一次是真正的靜默，純粹的岑寂，純粹的無聲。全咖啡廳比千年古潭還沉靜。一切聲音都死了。從繚繞着雪茄煙與咖啡的芳香的死寂的空氣裏，不僅人的緊張的急促的呼吸聲可以聽出來，就是人的感傷的眼神與悲哀的表情，似乎也可以「聽」出來。壁畫上站在北極冰山上的白熊，似在聳起耳朵，傾聽着這聲的聲響，在憂鬱的凝視着這些陰暗的面孔。莫斯科大火光中的斜戴三角帽的波拿帕特皇帝，也在苦惱的望着這些白俄樂師的下垂的胳膊……

在無邊的深沉的靜寂中，一個聲音響了，這是「俄羅斯母親」的聲音，這是露西亞黑土的聲音，這是白熊咖啡館裏白俄流浪者的懇摯的問話，每一句問話全從最深的心之源泉與血液中流洩出來。

「先生，托木斯克的雪化完了嗎？」

「先生，莫斯科郊外的草發芽了嗎？」

「先生，波蘭國境上還有那樣多的雪嗎？」

「先生，祖國同 的臉上還有鮮麗的血色麼？」

「先生，政府發的麵包夠不夠吃呢？」

「先生，伏爾加河早開凍了吧？」

「先生，孩子的過冬衣服夠不夠呢？」

「先生，莫斯科街上賣花女郎還和從前一樣多嗎？」

這些問語是一種刺，直刺入金的心中。他一面流着淚，一面咬着牙回答。最後，他終於支持不住了，突然用全部力量厲聲喊道：

「不要再問下去了，我求求你們！」他緊握着拳頭，下了最大的決心，「來！讓我們喝酒吧！朋友們……請你們喝伏特加！伏特加！伏特加！……讓我們相忘於伏特加酒裏，讓我們相忘於伏特加酒裏……」

六

在德國，伏特加酒，算是柏林咖啡館里的名貴飲料，幾乎比一切酒都貴。金一氣要了卅幾杯，伏特加酒，從胖子老板，到看門的僕歐止，凡是露西亞籍，每人

一瓶，金知道：對於這些羅曼諾夫王朝的軍官，伏特加酒是莫大的敬意了。

果然，金的舉動震倒了一切，金、啡館都被震動了。胖老闆在感動之餘，自願以「達馬哈」(一種齋鱧魚)請客，每人一片，這名喝伏特加時沒好的下酒菜。

當伏特加拿上來時，金撕掉花邊的白色包瓶紙，剖開封臘，捉住瓶子，上下幌了一幌，瓶中立刻蒸騰起氣體瓦斯，利用瓦斯的上衝力，他把瓶底用力在手掌上一拍，那軟木塞子立刻衝到瓶口，接着，輕輕拔去塞子，吹喇叭似地把瓶頸塞在口里，兩腳分開站着，挺起胸脯，仰起頭，「骨都骨都」的喝着，那白金色的透明的酒液便小溪似地向口里流瀉下去，流瀉下去，直到灌了一半，這才用手去擦擦瓶口，放在桌上。

這是真正哥薩克軍人的喝伏特加的姿勢，那瓶底在手掌上的一拍，最是不易，用力稍小，軟木塞子就衝不上去，用力大了，塞子又會完全穿出瓶口，連酒液都會湧冒出來。金對於這一切，是作到那樣恰如其分，正到好處，所有真正從哥薩克軍人出來的白俄，全怔住了。

像白金色的酒液從這些白俄流浪者的肩邊滑過去時。他們的藍色眼睛睜得大大的，藍色眼波里浮漾起夢似的美麗的回憶……

他們依稀記得：在黃金般的少年時代，在那些令人心跳的日子里，在村中的音樂舞廳會里，在與心愛的綺麗少女跳「戀舞」時，那手風琴的聲音是具有一股怎樣銷魂的魅力。那旋轉的款擺的「戀舞」是說不盡的纏綿，說不盡的溫柔，說不盡的甜。在綺麗的手風琴的樂聲中，「戀舞」的最美麗最銷魂的一節，是一步一個擁抱，一步一個吻。少女們應和着拍旋迴着，輕盈的烟退着，猶如躲避仲夏夜風的銀塘荷葉，記不清風穿髮，舞男們夜風纏纏悠悠的前進着，前進着，被愛情燃燒紅了的兩個年青面孔，終於「照面」了，——一個甜吻——再烟退——再前進——再「照面」——再一個甜吻……

隨着一個甜吻，少女吐出一句熱烈的歌聲：

「看——我是這樣的愛你！」……

再一個吻，再投出一句熱情的歌聲：

「看——我，這樣的熱烈！」

他們依「記」：在那些銀色雪夜裏，年青的哥薩克輕拍着馬，在雪地行進着。年青的哥薩克頭戴銀色「包」或「一」俄國大皮帽，類似土耳其帽子，在頭上傾斜成一百卅度，厚厚的「包」或「一」上面（一種皮襪子）落着一支支的雪的絨毛。

遠遠的，鈴聲或鐘聲悠揚的響起來，鐘聲旋舞在雪夜裏。年青的哥薩克輕拍着馬，響亮的前進着，輕盈的吹着口哨，輕盈的唱着。那帶有夢味的歌聲，應和着鐘聲，游泳在銀色的太空裏。

我的流汗的臉，

我的心跳的動，

我的流汗的臉，

我的心跳的動，

我的流汗的臉，

我的心跳的動，

噠喇喇喇，噠喇喇喇。

懶懶的包巴克的銀毛，

積雪的杜鵑巢兒，

冒寒氣的馬鼻子，

每隻踏上一條路時，

馬蹄子為什麼這樣緩慢呢？

噠喇喇喇，噠喇喇喇。

跑快點吧，我的好棗驢！

奧里亞的甜吻在急等着我哪！

她的緊張的嘴唇尚未鬆弛以前，

賣點力氣吧！我的好棗驢！

……

噠蘭蘭蘭，噠蘭蘭蘭，

……

就在這悠美的歌聲合着馬蹄子的節拍，飄散在雪野裏時，遠遠的，在曠野的那一邊，在一個和平的小屋子的窗下，一個少女已換上一身美麗的新鮮百褶裙，不斷在熊熊的火爐中加着柴薪。火爐上煨着熱熱的水菓咖啡，在「滋滋滋」的冒着乳白色的水蒸氣。當那輕盈的馬蹄聲隱隱的從那遙遠的夜暗裏傳過來，輕盈的溜進這深局着的玻璃窗時，想像着被風雪打凍了的那個人的面孔，少女的添加柴薪的纖白的小手是「得更快了……」

七

全咖啡廳的德國客人，都被這一羣流浪漢的瘋勁壓倒了。大家着了魔法似地，目不轉瞬的看著這一幕奇劇的演出。

卅幾瓶白金色的伏特加酒全被喝完了。樂隊揮揮，一個魁梧的男子，走到金的面前，鞠了個躬：

「我代表全體樂師，對於先生的隆厚的款待，敬表謝意。」深深嘆了口氣，「先生，我們怎樣報答您才好呢？……您在俄國住過，您歡喜俄國音樂麼？……」

「我們極願演奏您所最歡喜的曲子，以表敬意。」

金的臉孔被酒精燃燒得透紅，他這時已說不出話，只用右手指着左邊的莫斯科大火的油畫，手指抖顫得很利害。

「哦！哦！包沙爾莫斯科斯基，包沙爾莫斯科斯基，包沙爾莫斯科斯基……」
好幾個樂師同時喊起來。這「包沙爾莫斯科斯基」（即莫斯科大火曲），是俄國名曲之一，也正是白熊咖啡館的鼓樂隊所擅長的樂曲之一。

樂隊指揮再度向金鞠了一躬，回到樂壇上。

壇上響起雜亂的短促的琴音，是在「和」音。

紅頭黑毛指揮棒向空中一揮，噴泉似地，一道音樂泉水立刻噴散到咖啡廳裏，不到幾秒鐘，這泉水就成爲音樂之洪水，淹沒了一切。音樂的洪水氾濫着，泛濫着，這是金字塔下尼羅河的春季的氾濫，這是威尼斯之水的泛濫。這音樂之水是大海般地無邊無際，無涯無涘。這音樂之海水裏充滿了明亮的陰暗的軟快的愛戀的波濤，膨脹着，上昇着，……上昇着，膨脹着。膨脹成一片超越一切的巨濤，又驟然崩潰了，粉碎成千萬萬的小波濤，一波一波的盪到最遠處，又一波一波的盪回來，盪着，漾着，開展着……在這如醉如狂的音樂聲中

，三角琴（琶巴拉亦加）的聲音最是鏘鏘，清脆，瀏亮，亂雨點打梧桐似地急響着，有着鋼琴的韻調。大提琴的聲音是低沉的，憂鬱的，哀怨的，流瀉出秋天的黃昏的色彩與晚風的嘆息。小提琴聲是一條條銀色的閃電，一條條銀色的溪流，美麗在流動着，熱情在流瀉着。曼得鈴聲優美得令人不忍回憶，教人憶念起印度森林，夏威夷海島的夏夜，島上土著戀女的熱情，月夜的椰子樹。月琴的聲音是悠澆的，柔媚的……這些樂聲急奏着，交響着。奏着奏着，樂聲中忽然湧現出一千八百十二年的俄羅斯戰場，荒涼的，凋枯的，蕭瑟的，悲鬱的戰場。樂聲中激響起拿破崙的風雲叱咤聲，拿破崙的雄吼聲，在雄吼聲中，五十二萬大軍越過尼愛孟河，閃電樣急湧着。隆隆如雷的一千二百輛砲車聲，三千輛砲車聲！四千輛輜重車聲！二十萬駿馬急進着，馬蹄聲如暴雨點樣急響着，夾着刀劍的波浪聲，騎兵服裝如三色雲……坦斯克的激戰開始了，斯模梭維克的激戰開始了，俄軍潰退了，五十二萬大軍狂人似地湧進着，一夜衝到莫斯科，拿破崙驕傲的踏入華麗的克里姆林宮……火光，火光，莫斯科起火了，莫斯科起火了，莫斯科起火了。火光狂舞着紅銅色

「……伏爾加船夫曲……」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聲音是痛苦的。

聽見這支曲名，船廬者的臉孔突然陰暗下來，他喃喃重覆着：「伏爾加船夫曲，……」

伏爾加

夢遊者似地，指揮者緩慢的回到樂譜上，低垂着頭，似在沉思什麼。

黑色指揮棒再度向上一揮。

這一次不再是那如醉如狂的雄壯的樂聲。代替了火燒的狂的樂聲。

大軍的疾馳與崩潰，却是緩慢的沉鬱的伏爾加河水的嗚咽聲，伏爾加河水自頃息處，伏爾

加河水滔滔汨汨的從琴弦上流出來，流出來，夾着木筏順着河面而去的聲音，春天清冰的聲

，春季同涼的聲音，那迂迴的如夢的流水聲似風看俄羅絲黑土上的憂鬱，調兒着露西亞草原

的芳香，飄漾着茫茫的西北利亞大地的無開始無終結的寂寞，搖曳着十九世紀農奴的奴

與呻吟……月曲過去，弦樂聲中開始出顯了蓬頭散髮的船夫們，襯露着赭色的胸膛，低垂着黧黑的污垢的臉孔，緩緩的，緩緩的，在伏爾加河畔行進着，汗淋淋的肩上揹着長長的，長長的，長長的繩繩。他們緩緩的緩緩的前進着，圓圓的晶亮汗珠子，一滴一滴的，一滴一滴的，一滴一滴的滴到土地上。他們緩緩的，緩緩的，緩緩的前進着，在撐持着前進，在掙扎着前進，在低着頭前進，彷彿肩上是負載着幾十個世紀的痛苦，幾十個世紀的酸辛，幾十個世紀的悲哀。他們肩上的繩繩是長長的，長長的，長長的……弦樂聲中鑄鑄着奏樂者的最深沉的感情的痕跡，最悱惻纏綿的思念之條紋，每一聲都燂燥着一顆美麗的憂鬱的靈魂的顫慄，一枝溫柔的陰暗的花朵的舒展，奏樂者者乎要把全生全身的血與淚都湧到弦子上。大提琴的那根最粗的弦子流瀉出要令人哭一個世紀的低沉的憂鬱的嘆息……演奏者的臉孔在漸漸的陰暗下去，漸漸的，漸漸的，陰暗下去，他們的嘴唇終於蠕動起來，蠕動起來，像伏爾加河一樣一樣的唱着，唱着……

哎育唉呵

大家齊心用力拉

哎育唉呵

哎育唉呵

纜繩拉得肩背麻

哎育唉呵

哎育唉呵

唱着，唱着，一條條明亮的淚水從這些陰暗的面孔上流下來，淌下來，流下來，像黑如臉上第一串串明亮的珍珠，一串串的流下來，流下來……

哎育唉呵

哎育唉呵

前日在晴曝日下

以爲是呵

或曰是呵

一片哭聲。

胖老闆伏在咖啡臺上顫泣着。

八

這一夜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離開那羣流浪者的。跨出白熊咖啡館，金身上只賸下一個半美金。

着看錶，正是深夜十一時四十分。金抬起頭，天上的星斗正在窺伺着他。那一顆顆星子，
似乎就是那些露西亞流浪者的眼睛，溼溼的，溼溼的，……

(卅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寫完)

後記

在近代史上，最具有悲劇意味的民族，恐怕要算西方的波蘭與東方的韓國了。這兩個民族，無論在科學上，在道德上，都不弱於任何其他民族。然而，嫉妒的命運，慣用悲劇的絲索纏繞一個優秀民族的歷史，慣用痛苦的錘子來試驗她的可鍛鑄性。在這偉大的試驗下，波蘭倒下三次，又三次爬起來；（目前雖又被擊倒，然再生只是時間問題。）韓國倒下以後，直到現在，却還在苦苦掙扎中。對於這個飽經亡國痛苦而始終奮鬥不息的白大民族，我寄予最大的同情與敬意，並願把這本與韓國民族多少有點瓜葛的小書獻給她。只要歷史輪子不倒退，我相信韓國民族一定能再生，猶如從黑暗深淵中昇起的紅日。

書中所收六篇小說，除「鞭屍外」，全是友人的故事，以及自己作新聞記者時所蒐集

的材料。其中「露西亞之戀」與「騎士的哀怨」兩篇，是正在寫作中的一個長篇的兩章，材料悉由友人範奭所供給，對於這位爲自由而奮鬥一生的韓國革命者，我將在另一本較大的書上詳細的敘述他。

在目前的極艱苦的印刷條件下，友人志光與廣經慨然給這本小書找到出版機會，特此致謝。友人王采爲本書設計封面，順此一併致謝。

我的嗓子是啞的，我的手指是粗的，我的眼淚能給你們帶來單調的夢，
沒有花朵的沙漠，……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版

實價叁圓

夜星文藝叢書第一種

露西亞之戀

著者 卜 甯

編輯者 王志光

出版者 中國翻譯出版社

發行人 溫廣經

總經售 中國翻譯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特五號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本書保留一切權利

封底